

ANOTHER END OF TERRA

日月迟

楚江烟波浩荡，天马力可追风
他昂起头颅、高声嘶鸣着，奔入尘雾深处

大湖巫女

残垣断壁变成了大湖巫女创破的伤口，愚人金成了女孩摔倒留下的疤
巫女在大湖的遗骸中静静的沉睡，露出白白的骨

空无一物

阿丽娜，别害怕，
大雪在上面停下啦，你一笑天就亮啦……

长夜梦光

这件不能发光的防具变得熠熠生辉，
仿佛那是它自有的光芒

博士——作为人类物种的孤独

I'll be so lonely baby
Well, I'm so lonely, I'll be so lonely, I could die

彼处的海

“我曾经到过那儿。”
所有人都说，“我曾经到过那儿。”

回归 线

Another end of Terra

Vol.06

2022/11

泰拉Terra
通讯枢纽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本期封面画师

LOFTER@梵瓦达



Photographer: William Hayes

卷首语

◎ 广英和荣耀

这是《回归线》的十一月刊，刊物主题是“彼处水如酒”。在步入本月月刊主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两个历史宗教故事。

《出埃及记》描述了希伯来人（犹太人）在古埃及遭受奴役和虐待，于是领袖摩西带领他们来到迦南，开始了全新的生活。犹太人们确信迦南是上天许诺于信徒的应许之地，美丽富饶，“彼处水如蜜”。他们相信，昭昭有天命，天命眷本生。

而“昭昭天命”这个词，来自于曾经美国的政治标语——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美国向西扩张横跨北美洲直达太平洋。在这段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美国人自己称自己获得了“天命”，脚下的大地丰饶富足，“彼处水如酒”。然而衰落紧随美好之后：越南战争，印第安运动和反思，嬉皮士运动，经济萧条……人们本相信昭昭天命，沉迷在“美国梦”中——然而梦破时，一切若得若失。昭昭无天命，芸芸在众生。

欢迎阅读《回归线》，本杂志的全体编绘人员意在探寻二创的“回归线”，表达作者的“意志”，满足读者的“趣味”。在本月月刊中，我们将追随他人的脚步，见证其仅存在个人心目中的“水如酒之地”，一同追求，一同感受——酒，沉醉梦幻，带来美好，却又如同泡影，梦幻空虚。水如酒之地，或是被破碎于足下，或是被执着于远方。

“彼处水如酒，如梦且似幻。昭昭倚天命，芸芸绘众生”。



Artist: [LOFTER@盐分过高](#)



目录 / 2022.11

- | | | |
|----|---------------|--------|
| 1 | 卷首语 | 广英和荣耀 |
| 4 | 长夜梦光 | 覆冰 NES |
| 9 | 海，以及彼处的海 | f(x) |
| 12 | 回身，空无一物 | 微萤 |
| 16 | 日月迟 | 剪秋罗 |
| 24 | 博士——作为人类物种的孤独 | 鲍伊岚 |
| 34 | 大湖巫女 | 广英和荣耀 |
| 47 | 罗德岛绘本：金色的天马 | 亲爱的树鸚 |
| 50 | 干员秘闻 | |
| 52 | 征稿启事 | |



— 主 办 —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回归线》编辑部

— 编 辑 部 —

主 编 广英
执行主编 伪学霸马克
责任编辑 黑子
美术总监 Relvr
编 辑 霜弦 黑子 瑶濯
美术编辑 黑泥型芙芙
排 版 R3tr0 Mirror

— 联系我们 —

TCA_doc@163.com

仅供内部交流，禁止出售

本作品是游戏爱好者根据《明日方舟》二次创作而成。使用的游戏图片、文本原文版权属于上海鹰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作品基于《鹰角网络游戏使用许可及服务协议》使用上述素材。

除非另有声明，本作品其他内容由作者和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保留所有权利，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摘编。



长夜梦光

◎ 覆冰 NES

这件不能发光的防具变得熠熠生辉，仿佛那是它自有的光芒。

范特西是位普通的独立骑士，他和其他戴着头盔的无名小卒一样，怀揣着在赛场上—炮走红、飞黄腾达的梦想，一样有着上哪筹钱备赛的烦恼。就连每次带着一身伤走进赛场更衣室，迫不及待拿出手机查看自己的支持率与身价估算的神态都一模一样。不必感到奇怪，整个卡西米尔的独立骑士，或不知名骑士组合的成员都是这个样子，还请不要苛责像范特西这样积极向上的逐梦之人，浇灭他们的一腔热血！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也浇不灭——你看，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半了，范特西依然为自己的梦想奋斗着。

“耀骑士已被这位强敌削去了左侧肩甲，情况非常不妙——她什么时候来到了火人的侧面？看哪！这冒险的斩击破坏了火人骑士背后的法术增幅器……那无头巨人幻影消失了！火人骑士引以为傲的巨人消失了！形势逆转——”

“外卖 038 号！”



“火人骑士还是没有投降！她把原先由无头巨人握着的巨剑捡起来了……”

“外卖 038！”

范特西猛地拉下耳机，这才起身从店员手里接过两个塑料袋。店员用奇怪的眼神盯着他，毕竟这家快餐店里面只有他一个人披着外卖员的马甲。

他提着分装成两袋的盒饭放上电瓶车尾的保温箱，然后关掉手机里喋喋不休的耀骑士历届比赛解说词，最后从车座下取出自己那顶擦得闪闪发亮的骑士头盔，扣紧它后跨上了电瓶车。这顶头盔划破卡西米尔充斥那街道的霓虹，倒映的各色光彩宛如边境战事的各色杀机。

耀骑士玛嘉烈·临光的故事家喻户晓。她出身于一个早已没落的家族，凭借着自己的精湛技艺在卡西米尔打出了名号。在蝉联五届特锦赛冠军后，她忽然消失了，只在祖传的宅子中留下了满屋的荣誉，以及她历战的盔甲与长枪——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尽管现存于世的比赛录像大多模糊不清，但这并没有影响她成为大骑士领乃至整个卡西米尔的传奇。仅仅是“据传”她隐居过的小屋都成了必去打卡点，有街道，建筑甚至艺术风格用她的名字命名……甚至与她同音的名字都被禁止用于注册骑士身份或商标……这个国家对她的敬重由此可以窥见一角。除去浮华，耀骑士对人们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受她影响而走上赛场的竞技骑士不在少数。这些出身各异的逐梦之人奔走在赛场与街头，内心的热忱难以言表——范特西就是其中之一。

这份订单的目的地在市中心一带，被改建成博物馆的耀骑士故居就在附近，里面的展品自然都是与她有关的东西。范特西一直想去那里实地参观一回，他先前只是在VR体验店里参观过这间传奇的居所——听说不久前博物馆还闭馆翻修过，现已重新开放，

他想实地参观的愿望更加强了。

但他的电瓶车在市中心外缘停下了，无数红色车尾灯的光组成一道洪流，堵车了。范特西忽然想起来，锦标赛开赛在即，在这“四城大联合”前夕，四座城市都办着各色预热活动，频发的深夜堵车自然也成了其中的一环。

市中心的几个赛场进行着什么样的激烈比拼，范特西无暇顾及，他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把外卖按时送到。他趁后方的道路还没有被来车堵死，在一片红光中把电瓶车挪到人行道上，然后扣下骑士头盔的面甲，在相对空旷的人行道上开起快车来。特锦赛前后，整个大骑士领的警卫压力都很大，只要不伤人，交警是绝对不会浪费精力来查一个小小的送餐员的……

忽然一道红光与他错身而过——又一道！原来是两位同行，他们都在车尾绑着保温箱，头上顶着骑士头盔。他们和范特西一样，是为筹集资金而四处奔走的独立骑士。他们的生活不像感染者骑士那般窘迫，也远不及明星骑士那般满溢浮华。他们是平凡之身，也是逐梦之人，虽有骑士之名，但又栖身于常人的生活之中——不论是心甘情愿还是生活所迫。在这个无需血统、祈祝兵甲与受封仪式，人人都可以成为骑士的时代，骑士精神在飞黄腾达之辈身上难以窥见，倒是在平凡处灿若繁星。

范特西看了眼手表，这一单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压低身形，提高车速，再次与那两道红光错身而过——这次是他超越了他们！

“耀骑士一骑绝尘夺下了杜尔西内娅像！速度稍逊一筹的另外三人立刻对她展开围攻……临光失手了！这伊比利亚美人的塑像又来到了——好一阵交锋！短短几秒内塑像数度易手，最后又回到了临光手中！她冲出去了！耀骑士突出了他们的包围！”



好险！范特西心有余悸地想着刚才差点被查车交警拦下的事，他差点就要吃罚单了。好在边上一位司机不知什么原因撞上了前车，他在交警晃神之际才得脱身——那位司机大概是观赛时喝醉酒了。

范特西把电瓶车停在目的地对面，那是一幢大楼。他带着外卖翻过马路中间的栏杆，在接受检查后进了大楼。

“我要去十七楼。”他告诉司梯员。看着发光的十七楼按键和边上的时钟，他松了口气——赶上了。

“耀阳大厦十七楼四号房，‘骑士之辉’出版社。”这单外卖的目的地就在范特西面前。此外，这还是范特西床头几本精神食粮的来源地——那是几本记述或分析耀骑士事迹的平装本。

真是个好兆头啊，他想，送餐送到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能在下次比赛走的更远些？

他轻轻按下这方圣地的门铃，门很快就开了。“外卖？”一个满脸油腻，但衣着笔挺的中年女人问道。从门缝里可以看见这编辑部的一角，那是块平平无奇的天花板，没有浮雕与壁画，倒是有漏水造成的鼓包，和范特西租住的屋子蛮像的。

“是的，记得确认一下，如果能点个好评那就更好了。”范特西把袋子递过去，那中年女人接过两袋东西后数了数数量，便点点头，把门关上了。

范特西对编辑部的平凡景象有点失望，不过他又想起了骑士注册站的标语：伟大总是来自平凡之中。他在心里反复念叨着这句话，转身向电梯走去。

“你们的外卖到了。”编辑长关上门说，忽然响起一记用力敲键盘的声音，紧接着有人喊道：“完——工——我写完了！”白盖登把鼠标一扔，整个人靠回转椅椅背上，用力蹬了一脚禁锢他许久的办公桌，把自己推出了工位几十厘米。周围尚在努力的同事“好

噢，好噢”地庆祝道，都是有气无力的声音。

邻座的格兰德也完成了自己的文稿。在按下保存后，她一推键盘，把头咚的一声磕在桌上，保持了这个姿势好一阵。“死线赶稿，下次绝对不了——而这句话又说过多少次了呢？”她喃喃地说。

白盖登靠了一阵，又把自己拉回原来的位置上，探过头去同格兰德低声抱怨道：“我为什么要给一个从没存在过的人写传记！”

“鬼知道……”她慢慢坐起来，用力甩了甩头，“噢，想到了，为了给戴头盔的和爱看他们打架的造一个梦，让他们为之奋不顾身或掏空钱包……整个卡西米尔都在为这个梦努力呢。”“他们造梦给别人是为了吸金，那我呢？”

“当然是为了你那个‘美满家庭’的梦赚钱……如果你真的在四环有间房子，有像宣传片那样的妻子孩子车子，你还会没日没夜的在这里写胡话？”

“会，我还有贷款。你说话怎么文绉绉的？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的。”

“刚写完耀骑士对无名感染扎拉克骑士的正能量演讲，还没缓过来。满脑子都是梦梦梦，像极了哥伦比亚的政客。老天，我可不希望做梦梦见这种东西。”“还有校对要做呢，能睡觉已经很不错了，先吃饭吧。”

格兰德耸耸肩，慢慢站起来向放着盒饭的桌子走去，途中差点在一阵头晕眼花中摔倒。

他们的小小谈话没有旁人注意听，更不可能穿过层层霓虹，来到三百米外等红绿灯的范特西耳里。

与阳光截然不同的五色霓虹攀附在高楼大厦之上，征服黑暗般在长夜中闪烁着。周围的各色光彩照在范特西的骑士头盔上，让这件不能发光的防具变得熠熠生辉，仿佛那是它自有的光芒。 ■

（本文来自作者投稿）



ATM-N



Artist: LOFTER@森灵



海，以及彼处的海

© f(x)

“我曾经到过那儿。”所有人都说，“我曾经到过那儿。”

孩子们的喜爱，大人們的嘲弄，这些想要或不想要的重视他都得到了——可当中并不伴随着任何人的信服。

他说他曾是个骑士。

“我到过那儿，我看见祂，我与祂决斗。”无论如何在他的故事中这三句话不可或缺，有如祷告词那般庄重，“想象一下，紫蓝色的飞天异兽与无坚不摧的长矛为我所用，腾空，掷矛，命中，大海的眼睛失去先芒，乘胜追击，拔矛，再刺，大海坍塌了……”

我们围在一起，用掌声应和着他富有激情的怪叫与略显滑稽的表演，让他真正作为“骑士”凯旋，总是这

样，但他每一天获胜的方式都存在些许差异，他自己是否记得前一天讲了什么，都是一个问号。

或许在我出生前他就已经无数次讲过他的故事，于是也有了无数大体一致但细节不同的版本——每次向那些大人打听时我总能再听到这篇冒险故事的简述，还伴随着笃定的判断：“故事我也会讲，反正都是假的，他啊，早就疯了。”得到两三个相同的答复后我也就不再自讨没趣，并且对他们做出同样笃定的判断：“他们也曾像我们一样向往着那个故事，可不知为何就成了这样子。”

孩子选择骑士，然后经

过若干年成为大人。是这样吗？并不甚明确的结论让我胆寒。日复一日，骑士表演，我们欢笑；日落时分，我在原地，看他们远去，夕阳拉出两种不同朝向的影子，骑士回到他孤单的小屋，孩子们回到各自的大人身边。

它们并不是注定的轮回，一切这样那样的“笃定”似乎都有被动摇的一天，哪怕是对不信任的笃定——那天，骑士说他要过生日，邀请了所有人去庆祝。

出乎意料的是没有人不愿意给骑士面子，即使他从没有过这样有关生日的突发奇想。行将就木的老人托儿孙带来歉意，打开窗户，胡言乱语说要再吹吹儿时的





风……这时其他人就立于大道两侧，不是肃立，就甩手站着，像只带有最基本的礼节去迎接一个已失实权的领导。可当骑士出现时，这样的随意僵住了，他手中将着长矛，曾无数次被提到的长矛，锈色已如泥土，丝毫没有任何传奇色彩，仅比家里宰杀牲畜的菜刀看起来多一分崇高，但所有人的目光都将它供奉作为权杖。权杖指向了行军的目标，一架缩小的风车，没人知道它何时出现在那儿，软木制的，从未转动过。

“那是海怪，我要与其决斗。”

当他站定，紧握长矛，目视风车，不知是否是我的错觉，真的有寒意在骑士的四周扩散，曾经的那么多次表演都自降一等成为拙劣的戏仿，映衬着此刻的无与伦比。

我想提醒他缺少什么，坐骑，张了嘴，却没出声，我看到很多人像我一样，害怕在此生未曾遇到过的肃穆中搅动分毫，闭了嘴。

他向前冲去。

长矛——这结果是可以被预想的——在碰到风车时破碎，骑士停在原地。但我们至今不知道谁赢了，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比拼什么，是比拼强大还是比拼孱弱，只能尴尬地笑着，尴

尬地鼓掌着，等候骑士归来。

丧钟响起，转身，行将就木者死了；再转身，骑士消失了。这成了第二个疑案：两件事究竟谁先发生？

往回走，窸窣窸窣的声音全部关乎骑士，他们疑惑，他们发问，结果不知所措，给不出答案，于是声音在辽阔的天与地之间衰微，最后归于村庄归于静默。也许对于村庄而言骑士带来的喧闹是烦躁而多余的，他和他的故事不再被提起，没人想提起，几十年扎根于此的“存在”试图存在，在一条道路上消散，不留下任何碎片。

这是他的出走，我记得无比清楚。那么我的呢？似乎没人替我记得。某个白天或夜晚，思索已久或临时起意，缘于对骑士的怀念或者同情，好在排列组合之下总有一个答案。

但我记得出走后有关骑士的梦：

他说他是个骗子，就算长矛是真的骑士也是真的，但他退却了。直到锈蚀的长矛在和风车的碰撞中粉身碎骨，他才猛然惊醒：为麻痹自己所想象出在旅途终点的战斗故事成了真实的梦境，他在那刻前一直睡着。他无数遍叫喊着要杀死大海，他永远在通往彼处——那并不存在的决斗的路上。然后他身披铠甲如坦克，执矛如攻

城锥，朝大海无边的世界冲刺，直到衣襟上沾上海水，直到他与大海融为一体。

梦中的大海和现实中的大海相仿，都是无数深浅不一的墨蓝色块组成的图案，时刻运动着改变自己却又在任何人的描述中趋于一致。我坐在礁石边看远处阴云密布看远处电闪雷鸣，忽然明白白骑士为何害怕大海，他反抗着庸俗的一切，而大海会摧毁庸俗的根基让一切反抗变得没有意义，看见大海便意味着走进大海。我还无从反抗，所以我并不害怕。

我将所见所梦与村里人讲，他们直接否定了骑士存在的真实性。我固执地讲述，和孩子们讲，他们最喜欢听这个。

我固执地相信，直到有一天孩子问我：“你怎么证明？”

哑口无言。我甚至不知道哪一天梦见了骑士，哪一天看见了大海，或根本有没有梦见骑士，有没有看见大海。我只知道这次出走这么美好。

我想再次出走，去证实我的第一次出走，去看看远处的海是否仍与我的讲述相符。我邀请所有人来，但没有人来，他们都说我疯了。 ■

(绘图：LOFTER@ 鸽十一；

本文来自作者投稿)



回身，空无一物

◎ 微萤

阿丽娜，别害怕，大雪在上面停下啦，你一笑天就亮啦……

阿丽娜：

祝好梦！

原谅我没有使用敬语，因为这是一封你不可能收到的信，况且，以我们的关系，敬语只是累赘。

阿丽娜，是你的话，一定会喋喋不休地问我为何要写这封信。不过原因你大概也猜得到——有些话当时没来得及说，现在你只能像曾经的我一样，老老实实地当个学生，聆听塔露拉老师的教诲。

很不甘心吧？还是觉得我很狡猾？

不对哦，应该用“温——柔——”。

说起温柔，写这信的时候，连日大雪，部队行进困难，我们不得不先安营扎寨。木柴的储备有限，孩子们也没法冒着风雪出去捡柴，所以每次点篝火或者壁炉之前都要深思熟虑。

我很幸运，有你亲手织就的那件披肩陪我度过没有火焰的漫漫长夜。有这件温暖柔软的织物在，我趴在桌上睡着的时候，就常

会梦到你。

我很怀疑，这场雪是不是你在挽留我们？

写到这里，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少用与你谈话时那些冷硬的词汇了。或许是受你的影响吧——无论是我给妹妹晖洁写信时你在旁边帮我遣词造句，还是在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你给我盖上毯子——事实上，我睡觉时不是很熟，所以你趁机偷偷我脸上亲一口之类的事我都清楚。

阿丽娜，你是位成功的老师，现在我写信时已经能很好地表达出自己的本意了。还有，少了一个帮我盖被子的人是无关紧要，可是少了一个陪我一起看雪，陪我并排躺着的人，总归是有些遗憾。

除此之外，阿丽娜，你一定很好奇，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了。

包括灰暗天空下的冻原、充斥着冬羽叫声的林地、破败的感染者村庄，你走后，这些景色没什么变化。



唯一不同的是，从那以后，我就不怎么喜欢雪了。有一点我不太明白，到底是你走后我由喜欢变成不喜欢；还是我生来相性与雪不和，直到遇见你才变得喜欢雪呢？

霜星说：“雪的妙处在于，即使在只有雪的地方，也不会显得荒芜。”

可我不怎么认同，就像我不认同她的剑术比我强一样，在我看来，雪地上只有茫无涯际的空白，和让人脊背发凉的寒冷——此处不是修辞，是真的脊背发凉，有时我出门忘了披上披肩，背上就会没来由地生出寒意，让我抖得什么事都做不了。

抱歉，说了这么多都是自己的事情，接下来给你讲讲在那之后我们大家的经历吧，特别是你放心不下的那几位。

萨沙还是喜欢站到树下用力晃树干，直到枝条上的雪都落在他的脑袋上，让他变成伊诺那样的白发。

他很擅长使用弓箭，但他从不向那些冬羽出手。他说：“伊诺喜欢听它们清脆的鸣叫声。”

霜星和我已经不怎么吵架了，她偶尔也会用法术做一些好看的冰雕送给孩子们。因为是在给你的信里，所以我就偷偷承认了吧：不管是做冰雕还是唱摇篮曲，她对孩子们，对这片大地，要比我更温柔。

爱国者先生依然在没日没夜地为我们谋划未来，我很敬重他，但我也想说他比霜星的坚冰还要顽固。为了让他稍稍休息一下，我试过用你教我的那样，为他写一首短诗拿给他看。他接过纸去，只看了一眼便还给我了。

他说，他脑袋里有关艺术的那部分已经完全被源石侵蚀了，他现在只懂得前进和消灭敌人……当然，还有保护大家。

阿丽娜，该轮到我说说你的事了。你一定会说：“我难道还不清楚自己的事情吗？”这一点也在塔露拉老师的考虑之内。我想说

的是，从我的视角来听听你的故事，你一定觉得很奇妙吧。

印象中，你是怕黑的，所以晚上总要挨着我睡。哪怕是起夜，也一定要把我弄醒，要我陪着你去。你烤的那些土豆和红薯很好吃，我很奇怪，明明我对火焰源石技艺的控制已经很娴熟了，却怎么也烤不出那种味道。

现在你已经沉入无边的黑暗，还会感到害怕吗？还会孤独吗？还能吃到散发着热气的烤土豆和烤红薯吗？

阿丽娜，我还记得，你劝我少喝点酒的方式，就是从我手里把酒瓶夺去一饮而尽；我还记得，每当我感到迷茫和恍惚的时候，我就会来找你，你却总是不给我答案，只是让我看看窗外：窗外只有孩子、霜星、爱国者先生、雪怪小队、盾卫和村民。

阿丽娜，其实我也为你写过一首短诗，当时觉得在你面前根本拿不出手，现在附在这里，希望你能喜欢：

蜡烛与你，
都是温暖的。

除了烛光，

还有什么能填满我们的房间；

除了你，

还有什么能照亮我的心间？

阿丽娜，谈话和写信，都是操纵别人的情绪和思想的手段，但写信要更委婉。只是这次，寄信的对象不存在了，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操纵的就只有我的情绪而已。阿丽娜，平时与你说话的时候一直都是用“你”，没怎么称呼过你的名字，所以我在信里写下你的名字，尽可能多地写下，然后念出来，这能使我的呼吸更加平稳。

有时我站在营地外面发呆，突然觉得有人在拍我的肩膀，回过身去，孩子们还在香甜地吃着烤红薯，霜星和爱国者先生在低头交谈着什么，盾卫们和村民一起忙忙碌碌，没有人看向我这边。



阿丽娜，你放心，我不会为你报仇的。你一笑天就亮啦……
对死者来说，死因根本无所谓吧。

太阳的光线是惨白的，在这世界尚未分明的拂晓，旷野上的寒风温柔地、诚实地、无私地送来太阳的热量。

我想迎着风喊：

阿丽娜，别害怕，大雪在上面停下啦，你一笑天就亮啦！

阿丽娜，别害怕，大雪在上面停下啦，你一笑天就亮啦！

阿丽娜，别害怕，大雪在上面停下啦，

“阿丽娜，我亲手写的信会亲手烧掉。”
塔露拉望着天空自言自语。

她指尖燃起一簇火苗，信笺化作灰烬飘散于茫茫雪地。

阿丽娜没有墓碑，她所拥有的，不过是落在塔露拉肩上的片片雪花，以及塔露拉的回忆。 ■

(绘图：LOFTER@不长叶子的树；
本文来自作者投稿)







楚江烟波浩荡，天马力可追风
他昂起头颅、高声嘶鸣着，奔入尘雾深处

其一

天宝八年的秋天，郑广文带他去看马。

上都的人潮涌动着，伶人们羽衣的波浪光辉灿烂，像群花流散到晚春的御沟。这条香花杂果的大江边、傲立在长安金碧辉煌的屋顶上的，是千秋节彩旗的森林。是时安西都护凯旋，远远就能望见牙旗高举。从横门到宫城，人们欢呼着让开道路，森林在军阵前分开又合上。

「大丈夫生当如此，」广文博士拍着他的后背，向威风凛凛的行伍挥手，热泪盈眶，「将军！将军！」

昨夜的酒力还未散去。他眯起眼睛，努力越过冠盖的障壁，一睹大破吐蕃的高都护的姿容。第一个吸引他视线的，却是那匹白金色的马。战马强健的筋骨随着游行的步子收缩起伏，皮毛油光发亮，滴滴血汗给他周身罩上了腾腾热气。它为这番仪仗精心梳理了毛发，只有铁甲的刀劈斧凿诉说战场上的出生入死。透过宝骏的眼睛，他看见自己落魄的容颜，一个索米王门有志难申的腐儒。他不由得羡慕起这匹美丽的动物。

睁开眼时，他已回到不听使唤的身躯中。

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

他不记得这是第几回做这样的梦了。冷冽的湖水一洗右手的麻木，他的腕子上竟缠了青草。等到湖水干涸、化为平野，船底的

日
月
逢

◎ 剪秋罗



绿浪就要满溢开去，拍打阴郁的南天。差役们的小船系在前头，往水路上沉下新的路标。对了，这是他醉醒的第四个年头，或许称其为大历更准确。韦之晋客死衡阳，他已然无处寄食，空对着渺渺烟波上的一叶孤舟。

夕阳西下，凉风吹过他稀疏的白发，带来一阵清醒。静坐在船头，他盘算着最后的目的地。

「得有一匹马。」他点了点头，自言自语。

其二

我在某间酒肆见到了他，他那时是个年轻人。这青年喝的烂醉，端着一副桀骜坐到我面前，招呼着店家倒酒。在更早或更晚的时候，世人叫它飞行棋。

「敢问明公姓名？」

像未来对每个贵人做的那样，他向我自报家门，半真半假地说起显赫一时的远祖遥宗、自己傲视群儒的文才、还有辅佐明主的冬烘壮志。我努力忽视他身后那两个东倒西歪的男人，高个子正用鼻子顶起酒杯，酒浆都泼了满脸；武夫模样的那个趴在桌板上，一边敲着杯盘，一边口齿不清地大骂胡人。

「公子，我们明天离京，渡河去王屋，」他朝不省人事的朋友们挥起胳膊，「仲武说，山中有神仙洞府，住着得道高人华盖君，可传授长生之法。」

「公子气度不凡，真像个神仙中人，」他整理博具，在棋盘边掷下几吊铜钱，「能否邀公子同往？」

「您真能找到神仙？」我为他倒酒，暗中笑他愚钝。仙人正坐在他面前，偏要舍近求远。

「乱世多出隐士，圣朝必有仙家，」他的语气坚定，「况且我读葛洪、郭璞，其中方士故事如在眼前，不似杜撰。抱朴子炼成金丹、悬壶济世，更是有史可依。」

我笑了。「明公不妨与我豪赌一局。」

「愿闻其详。」

「就说能否找到仙人。只是不赌金钱、不押屋舍。明公胜了，某任凭差遣。」

「好气魄！」他拊掌惊叹，「那若是公子得胜……」

「还没想好。」我大笑起来，排开棋盘，饮下第一杯酒。

我不是在回忆往事。时间对岁没有意义，岁就是时间本身。凭着一张面孔、一串脚印，我艰难地感知它朦胧的序列，像洪水和大雨后原始的结绳记事。相比之下，他们造出更漏，制成钟表，将生命计算为原子的周期。好似舞姬谢过明皇、用玉盘捧回珠宝，人间华贵的石子儿堆积着，积压在檀香名木的匣子中。我就躺在宝箱阴凉的底部、眼看时间的残片层层叠叠，变成金光灿烂的荒山。像个百无聊赖的采石人，我从废墟中捡起遗珠，从它透明的心脏窥伺其他世界的倒影。

另一个时代的人告诉我，世界是个三十二面体，像个足球，而我坐在大唐帝国光芒万丈的顶点上。天衣无缝——这些学者身着虹彩闪耀的紧身衣，在论辩中挥舞许多只灵活的手臂，活像慈恩寺里的四臂观音。喝掉一小盏老春，我驱散酒杯里时间的幻象。青年正向我敬酒，口中高喊着卢采。

很遗憾，他丢了个「泉」。他满脸酡红，笑着递过木片和输掉的铜板。我再一次斟满酒杯，为他祈求好运。

「公子海量！来，店家！」他招呼小二。

我搓了搓五木，把它们高高抛起。

其三

他坐在石阶上，任凭凉意爬上后背。夕阳慢慢落到远方的山谷，摩挲黄昏中豺狼虎豹的脊背。一片彩云藏在长松掩映间，松下



的李太白背对着他，向天边静坐祈祷。

「道人仙逝，我们回去吧。」

他暗中咒骂自己愚蠢。这方士自诩长生，却先一步死了，无疑是个江湖骗子。

「道长仙去，理应鼓舞，」李白没有回头，怔怔看着暮云深处，「你看云气升腾，五彩具备。必定是天人自玄圃下来，迎接华盖君去瑶池乐境。」

五彩。他笑了笑，眼前浮现出咸阳客舍里的饮酒纵博。五木在空中旋转，击节高叫的酒徒们面目模糊。没有什么仙人——至少不在这里。他输掉这一回合，掉进棋盘上的坑里了。

把同伴一个人留在仙境中，他拾级而上，回到冷清的小院。几个童子静立堂前，向老者毫无生气的躯壳祈祷。香炉里余灰未死，屋内还缭绕着袅袅青烟。他施了个礼，上前瞻仰道人的蝉蜕。「彭祖曰：仙人者，面生异骨，体有奇毛。」他的遗容安详，却只有岁月留下的瘢痕，并无奇人的模样。

「道长一去，小友们归往何处？」他不禁担忧起童子们的命运来。但愿他们除了方士之法还学了些医术，可供安身立命。

「归往别处啊。」道童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要走了。」

我不是在询问他。我无所不知，只是忘了他会露出怎样的神情。站在阁楼上，霖雨就在窗前没日没夜地落下，敲打馆舍古老的屋檐。三川涨水，黍麦无收，郑虔仍旧隔几天给他送酒，但饭食日渐难以接济。再过一个时辰，等雄鸡萎靡的哀鸣拨开暴雨，他们就要在薄明中涉过街巷、一起去买官仓的赈灾米了。

「皇城饥馑，胡儿作乱。暂且离京安顿家室。先生一饭之恩，日后必报。」

我没有问及他糟糕的王屋之行。他忘了酒席上那个荒唐的赌注，也可能是忘了我。

岁的形象变化自如，我有时是能歌善舞的胡姬，有时是花袍白马的公子，现在则是前来接济的同僚中的一个。赌局尚未收场，木片在覆杯中重新摇动。虽然不太情愿，他终究要将其揭开。

其四

长河结冻，冰合鱼死。流冰交相撑柱，好像群山都顺流而下，奔腾着，咆哮着，碾碎干枯的河床、撞断四方的天柱。他站在岌岌可危的木桥前，独对严寒浩浩荡荡的兵锋。不堪重负的梁木吱呀呻吟着，要把他抛到冰川的高浪中。他迈开脚步，他已退无可退。

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

郭璞说，服下丹药才能拜访仙宫。朝卫士施了个礼，他走进骊山上宫殿的天闾。寒风萧索，偏偏送来高堂上的嘈嘈管弦。殿阁之间烟雾缭绕，分不清是温泉还是香火。

霏雪蒙蒙，宫殿仿佛飘摇在云间。他亦步亦趋，走向灯火明灭的方向。道路旁森严的神兽像在迷雾间浮现，像虎视眈眈的鬼怪。他躲在一座石狮的脚边，窥看堂上歌舞升平的盛景。那是一片荒唐的昆仑瑶池，山中凿出的温泉汨汨从龙形滴水兽流出，灌进生云聚雨的大池。衣冠楚楚的台省诸公，此刻则如蛟螭游动其间。葡萄龙眼和珊瑚玉树勾连着，游龙争先恐后地将硕果摘入口中。池水旁舞袖低回，清歌飘摇耳际，香烟遮蔽双眼。他只觉浑身说不出的轻松，真要升到大罗清天上去。笑着笑着，竟流出泪来。

他找到仙境了。

奉先已然在望。他在风雪中回望河梁，焦急取代了死亡的恐惧。叛军逼近潼关，京畿又缺少粮食，家人存亡不可知。他不知道还能去哪里，可能是白水的舅舅，又或者是



陇西的乡野。在积雪中蹒行着，他毫无道理地想念起高都护的天马。如果明皇赏识文赋，许他做个参谋埋骨战场，也比甯身荒谷强的多；如果乘上那样的宝骏，关山险阻全都不在话下，乱臣贼子也都望风披靡了。

他加快步伐，在低矮的墙垣间穿行。寒雪降落在肩膀上，四下的男呻女吟在空气中冻结，这里也没逃过饥荒的袭击。他找到妻儿的屋子，抓着生锈的铜环敲打门扉。一下，又一下，恐惧搏动着，慢慢地包围他。

「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石像凑到偷窥者的耳边，冰冷地诅咒。这尊怪兽啜泣着，怀中是小儿瘦骨嶙峋的尸身。他从骊山秦道上跌落下来，面前只剩遍地饥馑、白雪覆盖的荒村。

其五

隐隐中传来雷声。天上的雨云本是河水，无怪乎雷鸣发自江湖。他不顾脚夫的劝告，望向脚边深不见底的江峡。天雷缠绕着高耸的悬崖，豪雨瓢泼，把巨石推下漆黑的深渊。石块渐渐下坠，变得小如鹅卵，瞬间便被轰鸣的浊流吞噬。他想起来，过了这道关就是蜀地，剑南节度使在那里等他。

他跟着这位年轻力壮的武夫，去看城西的宅基。林塘间草木葱茏，一条溪水缓缓流过，环抱幽静的荒园。小儿顽劣，讨了老妻的针线，到溪边钓起鱼来。荷风拂面，长夏中万物滋长。抬眼远望西山，很难想象雪山的鹰隼正窥伺宁静的平原。

「这是浣花溪，」严武的嗓音雄浑有力，「好水啊，多亏了它，才能织锦造纸。你看那水里流的，多漂亮！我一介武夫，可不懂这些。」

「您意下如何？」

他看着水中舒展的锦缎丝绦，眼前浮现

出千秋节上飘扬的云旗。弱冠之年浪游吴越时，山溪里飘荡的涛涛布匹、送迎舟子的天上的蓝，如今变成了人间流淌的血。攻守相易，房相国郁郁而终，高都护被谗而死。如果当年入幕进言，可能挫败来犯的胡儿？必定会，他暗暗发誓，即便他做不到，诸将也将不负众望。

然而，现在他需要休息。花溪边弱柳扶风，远远听得到清觞丝管。他躺在船中、闭上双眼，不再去想神仙。

其六

很多年后，我在白帝城见到了他。和舞蹈一样，我的云游只是为了消遣——尝遍五湖四海的美酒，结交天南地北的才俊。在不同的时空，我拥有不同的姓名，而他没能认出我，只是因为他老了。

「开元初年，我看过这种舞蹈，真是一辈子都忘不掉。」

秦皇汉武已归土灰，六朝宫殿常伴衰草，自古流传的唯有几段歌舞、几句唱词。我从人间学来六艺，排遣漫长岁月的无聊。我精于此道，以至于在青史中留下了墨迹。「您明鉴。我正是师从公孙，学舞《西河剑器》的。」

「您喜欢吗？」

他不回答。

「那北京的伶人，如今都在哪里？」

「和高李、严公类同。」

他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

「您到底是什么人？」

我看着他老泪纵横的面容，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

「几年后，您就要南去潇湘，找一个自号董炼师的人，」我把玩着木片，笑着抚摩时间的棱角，「我们在那里再会。」

桅杆上的樯鸦不动，小舟安静地停在深



秋风平浪静的峡湾。群山深处有猿猴啼啸，惊起一片簌簌的振翅声，像山风扫过高木。李璿肃告诉他，郭子仪已定京师，中原安宁，可以回棹还家了。

辞别赶路的朝士，他独立在楚村的农舍里。这番叮咛令他茫然。兵戈已塞天地，只能四海为家，他更愿意自称为旅人。长安下杜、洛阳老宅，浣花溪上的茅屋，乃至长江上的低篷一扇，都做了安身之所。回棹又去哪里呢？他想到了襄阳。岷山上有祖先杜预的石碑，蒙着祖荫，或许能求片送老的田地。

思考令他头疼。《神仙传》里说，得道者耳目聪明，老而不衰，养生得宜，可达百二十岁。这么看来，自己半身偏枯，仙缘太浅，终究要埋身蒿里了。这些阴郁的想法没能萦绕多久，门外的喧哗打断了他的思绪。

来说，山间文士正在府上设宴，邀他饮酒作诗。他习惯了这样的应酬。远祖已不可追，报国终究难遂，引以为傲的诗才也只能拿来干谒逢迎。夸耀贵人们的庸才时，他总是想起李太白的脸。和北寻方士时一样，他总是背对着自己，望向变换无端的彩云深处。

美酒到底驱散了牢骚。酒过三巡，县官牵来了一匹马。

「新买骏马，请诸公一试！」

他肯定是醉了。他丢掉散落的纸张，拍拍它的肚腹——倒也健硕结实，不似俗物。

「呵！」他索性跨上马背，惹得宾客们喧哗起来。连他也都不信自己还有这般气力。他顿时觉得胸中不知名的东西一下子喷薄出来，一下子浑身舒畅了。游猎齐赵时，他也是这样放歌纵酒，在白雪皑皑的山丘上随苍鹰逐狡兔的。

「驾！走！」

马儿别扭地嘶吼一声，猛地把他掀翻下来。

终曲

想起楚村中的闹剧，他决定放弃折腾这副病骨。他放弃寻找马匹，开始徒步。

县官告诉他，董炼师去罗浮开辟道场，此间洞府已荒废许久。潇湘之山衡山高，他却感觉不到干渴，只管杖藜走上一级级石阶。他不再期待有什么神仙方士能教导超越之法。只是夔州舞者的话牢牢钉在心里，他要拔掉这根疼痒难息的刺。

「仙姑，」他将手杖放在一旁，朝我拱手，「弟子有礼了。」

「您见到仙人了吗？」

「没有，」他爽朗地笑了，「那是一场梦。」

「喝吧。」

我解下葫芦，摆出酒盏。山雨溪云在脚下飘过，向人间播撒清凉。他素来好饮，此刻却只看着我独酌。多让人沮丧啊，我就是三十二面的穷尽，是他一生驱驰的结局。

可能是拘于礼节，他还是饮下浊酒，准备下山。

「您知道吗，」我叫住他，「有那么一天，人们会迎来安居乐业的太平世界。」

我不知道怎么向他解释，怎么告诉他宇宙和时间的关联。更不用说如何从剑阁峰升上南国星座、看万物的碎片是如何在混沌中重新组合的。拾起南溟的珍珠，我看见那个和我豪赌的青年，仍旧是风华正茂的模样。这一回他摊开手里的木片，开怀大笑——五黑，是一个「卢」。

「那是存在的。」

他不说话。

「神仙的事情，您赌赢了。」

「我能给您什么吗？」

我忘了他的答案，只好等着他的声音穿



过朝云，再拾起记忆的最后一块碎片、去告诉别人：他是渴望功名的腐儒，知天安命的野夫，还是孤高自傲的才子。人间的欲望千奇百怪，李太白问我要了酒，自顾自地走到月亮上去了；李隆基想要一根簪子，可惜我忘了它掉在哪里。我恋慕着人间，我需要他们生生不息的渴望，做成永恒岁月里的沉锚。

他低头望向下山的石阶，久久沉吟着。秋风凉冷。

「一匹马，」他的声音坚决，「仙姑，请给我一匹马。」

站在山顶，我目送他走下深谷。他一直走到水上，抚摸白马的颈项。于是他温顺地低下头颅，和青年四目相对。初生的日头蒸却云霄，南国的青枫层层叠叠，给他染上了一身的金红色，和二十多年前高都护的宝骏一样。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楚江烟波浩荡，天马力可追风。他昂起头颅、高声嘶鸣着，奔入尘雾深处。 ■

（本文来自作者投稿）

忆昔北寻小有洞 洪河怒涛过轻舸
 辛勤不见华盖君 良岑青辉惨么么
 千崖无人万壑静 三步回头五步坐
 秋山眼冷魂未归 仙赏心违泪交堕
 弟子谁依白茅室 卢老独启青铜锁
 巾拂香馥捣药尘 阶除灰死烧丹火
 悬圃沧洲莽空阔 金节羽衣飘婀娜
 落日初霞闪馥映 倏忽东西无不可
 松风涧水声合时 青兕黄熊啼向我
 徒然咨嗟抚遗迹 至今梦想仍犹佐
 秘诀隐文须内教 晚岁何功使愿果
 更讨衡阳董鍊师 南浮早鼓潇湘柁



Artist: LOFTER@海克斯科技火箭腰带





博士——作为人类物种的 孤独

◎ 鲍伊岚

But the film is a saddening bore 可是电影逐渐陷入沉闷
'Cause I wrote it ten times or more 因为我自己都写过数十遍了
It's about to be writ again 现在又要开始重来
As I ask you to focus on 当我要你快去注意

——David Bowie, *Life On Mars*

博士名字就是博士，或许在人类时代他有一个更为复杂的真名，但在罗德岛和这片泰拉大陆，他就叫博士，也只能叫博士。

因为博士这么个名字，他从石棺里出来就被委以重任。时值罗德岛建立不久，大部分的成员都是巴别塔时代留下的旧将和一些走投无路者，但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博士是他们当中最优秀的，在失忆之前甚至有恶灵的称号，所以必须担任罗德岛的重要位置。行吧，既然他们把责任给了博士，博士也只能收下，他觉得他没有拒绝的理由，他一无所知，自己是谁也好罗德岛也好，他一无所有，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值得损失的东西。

总的说来，这座移动城市给他提供的工作大部分还挺和他的脾性，这或许就是记忆虽然丧失了但肌肉记忆还在的缘故。无非就是工作量大了点，但他还是让自己逐渐爱上

了这个承载着理想的小船，在甲板上看着太阳升起，仿佛一个被允诺即将被实现的美好未来。那是前三年的事。

由此，博士开始了和罗德岛在这片泰拉大陆上的奇妙冒险，从炎国龙门到谢拉格的雪地圣域，从哥伦比亚的科技都市到维多利亚的暗流涌动，他简直就像是社区维修工一样走到哪里忙哪里。他记得凯尔希曾和他提过关于特雷西斯和特蕾西娅的事，那是博士的过往，但他总感觉和他有些不相关，就像一个玄幻故事一样。总之，他尽力的发挥自己的才能，尽最大力量的实现谁都不会受伤的完美世界。罗德岛蒸蒸日上，他爱着罗德岛，于是也心满意足。

他知道有不少人喜欢他，因为博士确实极其富有能力和才能，神秘色彩，奇妙无比，这么个气质的人走到那里都会被人盯上，无



论何种形式。认识的男女数不胜数，遍布各个国家大陆，小民王侯，他们大多和罗德岛达成了协议，也因此，罗德岛凭借对矿石病延缓药的专业研究和人脉，一跃成为泰拉大陆的响亮名字。

博士觉得自己跟在玩宝可梦一样，认识一个干员，然后赶快去收集下一个。他想起罗宾邓巴提出的150定律，发现自己结交的人已经远远不止这个数字了。不管是道德伟岸还是扒手，化妆师，傻的可爱的贪吃鬼，音乐家和贸易老总，而博士却和他们全都情投意合，能让他们对罗德岛达成基本共识，这些人，杂七杂八凑起来绝对远远不止150这个数字了。

然而，就算是博士终究也会遇到自己的瓶颈。在一次喝醉的聚会上，博士即兴用兰波的名篇《言语炼金术》演讲，表达自己的壮阔心境，结果惹得底下干员不知所措，尴尬了很长时间。聚会后同在一场聚会上的干员日后见到博士都满脸笑意，博士后来才知道的是，他当时的“激情演讲”已经被当成了梗在干员私底下流传着。

因此，博士又被凯尔希训了一顿。每次出了大事小事凯尔希必定嘴上不饶人，虽然博士前几年有过想逗逗她的想法，但生死就在一瞬间，他放弃了。他觉得凯尔希也没有想和自己交流失忆前的自己的想法，自己虽然在意但奈何她就是守口如瓶，她总说专注眼前的现在才是最紧迫的，这片大地的受苦者比比皆是，故他虽心有不甘但只能放弃，继续日常的工作，在繁杂的文档里回忆起了人类时代的印象，泰戈尔的诗集和契科夫的短文。但终究耐不住寂寞根据记忆写了一篇卡夫卡的《变形记》。

他后来再也不搞类似的营生是在被鸿雪和琴柳吐槽以后。他满怀着记忆的模糊完成人类时代的文学高峰后，装作受人之托来给鸿雪和琴柳所主持的罗德岛报社投稿，结果

被无情退回，莫名其妙，不知所以，看不懂，无法理解等词语让博士成了罗德岛艺术方面的孤家寡人，这让他深受打击，失落了好一阵子，虽然他的大体记忆还未完全康复，但他能肯定自己当时绝对是一个艺术爱好者。可怜他并不能把这些对谁发牢骚，自己不是该对人发牢骚的人。

既然不能发展这些，那就只能好好的做本职工作了，自己在罗德岛被委以重任，那就必须好好承担才行，这里毕竟不是人类世界。

从卡西米尔回来之后，乌萨斯和卡西米尔的边境冲突便成了泰拉大陆的主要话题，为了应对乌萨斯对自己以来的长期威胁，卡西米尔与他最大的贸易伙伴哥伦比亚签订了两国同盟。双方承诺任何一方被乌萨斯帝国攻击后另一方需倾力相助，若双方因各自自身原因与另一国开战，则需要保持中立。

博士知道，这绝对是在商业联合会的强力推动下促成的同盟。两国同盟，你们以为你们是德国和奥匈？博士无语的笑着，为了应对共同的危险而相互抱团是正常行为，彼时哥伦比亚也正因为快速崛起而逐渐抢占乌萨斯在泰拉大陆北方话语权；卡西米尔需要坚定的盟友做经济的后盾；哥伦比亚需要一个老牌军事国家做自己的盾牌。

“用不了二十年，乌萨斯和同盟国一定会打起来。”博士说。

乌萨斯必然不可能坐以待毙，他们看中了与哥伦比亚的另一个邻国玻利瓦尔，并毫不掩饰的介入到他们的内战当中，持续迫使哥伦比亚不断倾斜资源于此，同时，萨尔贡政府在和哥伦比亚关于源石矿场股份权和比重方面发生分歧，见两国交恶，乌萨斯乘机拉拢萨尔贡。乌萨斯，萨尔贡联盟形成。

似乎是预感到了什么，莱塔尼亚开始回收在玻利瓦尔的资源，与维多利亚签订了诸多自由贸易协定。玻利瓦尔更加激烈的代理



人战争爆发，莱塔尼亚留下的辛嘉斯王朝遗产被乌萨斯继承，由萨尔贡提供原材料，乌萨斯提供军备。新一轮的玻利瓦尔内战代表了两大军事同盟对峙的开始。

对峙到了一年之后，卡西米尔监正会大骑士长因病宣布辞职，从卡西米尔来的红松骑士团和临光姐妹返回了卡西米尔。她们是有趣的人，比起那个大骑士长的病情，博士发愁的是自己可以说话的对象了不少，瑕光在的话还可以和她有说有笑，鞭刃可以从她身上套点临光家的历史和趣闻，临光，谁不喜欢光明磊落的耀骑士呢？

罗德岛每个月末，管理层和各部门部长都会召开会议，会议时长长达半天。博士讨厌会议，但他必须忍住无聊，把每个人说的情况记录下来，因为这就是他下个月的工作。

无聊，每当无聊的时候他就会回想人类时代的事，回想历史，回想文艺艺术和模糊的人脸。普瑞赛斯，那是除了镜子里的自己以外唯一一张他所能回忆起的面庞，亲切而又陌生，好像回想孩童时期母亲年轻的脸。

厚重的防护服让他感觉燥热，无法释放的思绪堵在里面。他感觉心里痒痒的折磨，就像长满绒毛的不安分小兽在他身体里乱撞。他觉得应该张开口把这些一吐为快，但那吐出来的物体注定不会被除自己以外的人理解，也不能写在本子上。凯尔希那家伙是会定期通过看你的笔记来判断你的工作状况的。可那该怎么办？他全然没有头绪。

博士的身体不是很好，在这个生存竞争激烈的大地，他的身板有些过于羸弱，无论是杜宾还是阿米娅都劝他适当锻炼身体，可他完成每天工作后只想睡觉。

白金曾试图邀请博士到哥伦比亚旅游，但当时正在月末，忙期，但就算放在最空闲的时候博士也不敢丢下工作跑去旅什么游。

可能是看出博士最近的郁闷神态，白金又一次邀请博士外出旅游，这次是维多利亚

的游乐园。“博士，不想和我一起上水上乐园玩吗？我可是废了好大劲才搞到的打折门票哦。”

“合着一个月请了18次假是去整这个去了。”

博士本想拒绝，但想来想去觉得去水上乐园未尝不可，换个环境放松放松心情也是好的。罗德岛俨然成了三点一线的工厂，开始再无新意，手中空空如也。总觉得自己是阴差阳错身处在了错误的环境里，所以无论做什么别别扭扭，感觉那么不适。他的心境寂寞的如落在窗台上的灰一般，每次和关系好的干员聊天说话都要字斟酌句，唯恐自己又开始“激情演讲”。他对伟大的兰波被当成乐子很是不满，但不能表示出来。就当是抒怀一下。博士把三个星期的日程全部退掉，跟阿米娅这么交代前还怕有什么疏漏，不妥，但阿米娅说和干员增进感情是个好事。

“更何况，白金小姐是因为博士才选择留在罗德岛的吧？”

是吗？感觉不出来。博士收起低情商的回答，和白金一起去了维多利亚的水上乐园。

世界上所有的游乐园都大同小异，两人吃着冰激凌，美食，在海滨上晒了一天太阳。虽然不能和汐斯塔相比，但这里也不坏，自己抹防晒霜，把皮肤晒得黑些，喝果汁酒，消除疲劳，心情怅然，博士顿感好过。他发现躺在自己身边的白金似乎在往自己身上靠，不住抖动的耳朵完全隐藏不了她的情绪。可爱的家伙。博士心想。

当晚，两人入住水上乐园旁的酒店，博士玩的没有那么开，但却感觉疲劳，毕竟自己长期缺乏充足睡眠，可还没等换上睡衣，门被敲响，身穿短裙睡衣的白金扭扭捏捏的站在门口，拿着一瓶维多利亚红酒。两人对坐而饮，白金聊起自己在成为所谓白金大位前的事，自己是怎么曾崇拜骑士风姿，却被骗进无胃盟的。博士没什么好说的，他自认



为有趣的东西，他人是听不懂的，而他人能懂的，都是没兴趣听的。

不会有人愿意听别人是怎么抱怨加班的吧？

“我本人没什么好说的，失忆，责任重大，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审阅各个部门的报告，该打电话打电话，该叫人叫人，助理无非就是帮我接电话，送资料和收传真就是了，没兴趣做？”

“我还是想找个没人打扰的地方躺着为好。”白金说。

“你这家伙过于懒散了吧，每个月工资稀薄的原因可就在于此哦。”

“无所谓。”

博士注意白金总是在咬着嘴唇，好似忍耐。额，如果自己没有自作多情的话，博士想，实际上自己也不是不能明白白金对博士是什么感情。从大骑士领遇见现在的来龙去脉，自己有点难搞明白，里面总该有些窍门才是，可自己完全理解不了，博士思考自己在此之前与白金的关系，为了帮她拿全勤奖金当过两次助理结果不知所踪，走廊碰到的话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这也是能成为那种感情的理由吗？

酒过三巡，白金靠着博士的肩，看着酒店里电视播放的维多利亚爱情电影。白金握着博士的手，揉搓着他的手指，他的手也好，肩膀也好，白金现在想要全部紧紧拥抱住。她试探性的轻吻着博士的脸颊，转而吻向嘴唇，手上的动作也没有停，可博士有些不做反应，难道这人是什么情场老手，或者到这地步了还无动于衷？白金有些失望，那自己就更加主动即可，她想把博士轻轻推倒在床上，但博士握住了白金的双肩，对她说不要这么做。

“为什么？难道博士不喜欢我吗？”

“不是，我想我肯定是喜欢你的，但有什么地方不对，这让我无法适应，对不起。”

说着，博士换上睡衣。

“我知道我现在有在玩弄你的意思，但我绝对不是这么想的，我知道……你理解不了。”博士用最大的温柔与卑微的语气说道，“你想在这里睡也可以。”

当晚博士和白金同床而眠，博士一夜没有合眼，他在思考，思考自己为什么不会为白金这样的美人触动，继而又思考这片大地的种族和自己的关系，不自觉的，他又想到人类时代的东西。他看向背对他的白金，光滑的脊背。他有了个猜测，自己是不是不喜欢她的耳朵和尾巴呢？

接下来的日子里博士为了向白金道歉，他对白金说了很多自己的私人想法，说了他的孤独，说了他讨厌兰波的诗被当做搞笑的玩笑，对卡夫卡和契科夫的短文被指毫无意义无可奈何，独生闷气。博士不知道白金有没有在听，但她在默默点头，至少她理解了博士是在对自己坦诚相见。

“为什么不和凯尔希医生说这些呢？她不是见多识广吗？”白金说。

“她就是不让我这么干的人。”博士长叹一口气。

那么接下来博士该怎么办？博士说不知道，自己疲于工作，同时又要兼顾和干员搞好关系以及关注外部局势，但自己自身的心都控制不住。回到罗德岛后，博士尝试自慰，他把白金等一众长相貌美的干员作为自慰对象，但每次都半途而废，他终于确定那股不对到底是什么东西——种族。即使自己和她们极其相像，但博士的内心自认为自己和她们有着巨大的差异，有什么东西隔绝在他们之间，那是人类那数千年的历史。

认清了这份鸿沟后，博士对与干员增进感情这件事报以绝望，他真不认为自己能抛下人类时代的记忆给他的习惯和成见。他在不自觉间开始减少和干员接触，就连每月助理都是让阿米娅帮忙安排（很多时候阿米娅



自己过来)。从那时起，博士开始进入更为孤独的境界，而真的彻底踏入那份代表人类物种的孤独，是在一次月末会议上，杜宾请博士对泰拉大陆目前的形式做出自己的判断，博士想了想，做出了如下判断：

“哥伦比亚和卡西米尔有可能绕过萨尔贡政府和帕夏，领主等达成协议，他们必须脱离这种南北被夹击的局面，为此需要政治执行度差的萨尔贡陷入麻烦。”

“那么事态有可能会更加严重，最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会是……”

“萨尔贡也和玻利瓦尔一样陷入内战。”阿米娅失落的说。

“若这是真的话，我们真的做不了什么吗？”阿米娅试探的问向博士，尽管她知道答案是肯定的，不，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但出乎在场所有人的意料，博士竟然说：“你们在愁什么？如果萨尔贡现在真打了起来，那是天大的好事！”在会议室各位目光的诧异中，博士尴尬的解释道：“怎么？你们想跳过这些步骤，直接看同盟和联盟开战吗？”

博士用了好一顿口水才让他们明白，如果不以这种局部战争来消耗各国之间的力量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把精力用在国家间的战争里，到时候局势更加无法控制，情形更加恐怖，造成的结果也将不可预测。

“可是这些，哪些国家也明白啊，现在战争一次会死那么多人，要花那么多钱，我觉得国家之间是不可能打起来的。”一个工程部干员起了个头，随后会议室议论纷纷，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所有人的看法，但一种声音占据了主流：在这个战争代价越来越高昂的年代，各国很难开始战争，即使开始了，他们也很难承受战争的代价而早早结束。博士感觉到有一股股异样的目光在看着自己。

“是啊，人类也觉得不会开战，”博士语重心长的说，“生活在人类时代 20 世纪 10

年代的人觉得自己的帝国是如此强大，谁都不敢进犯，巴尔干半岛离他们远得很，一点小麻烦不会代表什么；30 年代的波兰人也觉得如果自己受到了攻击，那么另外两个帝国就会履行承诺来帮助自己，战争不会爆发；所有的国会议员们围在一起，计算着战争可能带来的开销，他们觉得旷日持久的战争将会拖垮整个国家的经济，于是都觉得对方不会攻击自己，然后呢？战争不仅爆发，其范围之广，伤亡之重，我们人类称之为世界大战，你们知道人类光前两次世界大战就死了多少人吗？”

博士环顾四周，见所有人都在看着自己，他说道：“8500 万。我不觉得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能准确地算出如果同盟与联盟之间开战会死多少人，我也觉得，如果把这场世界大战和萨尔贡一国的内战相比，有没有可比性”

会议室陷入了沉默，日后博士会习惯这种沉默，这种沉默对他来说会是很自然的事，就和兰波被当做梗一样，这就是鸿沟。其结果来说，博士并没有让干员们明白为了避免更大规模的战争的爆发，小规模泻火式的战争是可以接受的。不是因为博士不热爱和平，而是因为，以瓜分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帝国主义战争从一开始就动机不良。然而她们又不知道何为帝国主义。

博士发现，即便是这片大地换了个主人，他们走的路也和人类毫无差异。一切都是重复，一切都是换了个角色演相同的戏码。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博士开始缺席会议，转而是由阿米娅帮忙汇总会议信息转告给博士。他一个人工作，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寂寞吗？寂寞，但并没有那么太寂寞。较之再接受一轮轮不理解的目光，还是一个人心安理得的自在。白金之后，虽然还是有干员愿意向博士献殷勤，表好感，但和谁一起约会的事一件没有答应，单独相处的都少之又少，



看来他还是习惯不了这种族差异给他带来的近乎人与动物的差别感。好在没耽搁在罗德岛的工作。

这样，他更加独来独往。凯尔希不知道为什么放任博士只要在罗德岛的范围里自由行动了。“前世”造的孽让自己不得不留在这儿，可实际上的自己到底想不想承担这份责任呢？就在周围人用自己的理由自强不息的时间里，他逐渐对罗德岛产生一股陌生和拘束感。

外部，同盟和联盟日渐敌对，玻利瓦尔的局势一步步滑入深渊，为数不多的谈判促成的只是交换战俘的暂时停火，所以但凡有点大局感的人都不会聚焦于一个个体之上。每个人都有要想的事，要做的事，他们拿出生存的努力为其奋斗，在博士眼里完全看不出价值所在。对他来说，他们都是这战争时代下一吹就散的炮灰罢了。

所以博士大肆发展他的爱好，吟诗作赋，他把张继的《枫桥夜泊》写下来贴在办公桌上，把加缪的名言贴在床头，不管是古诗也罢，小说也罢，博士忘我的想起什么写什么，有时想起达利的画也随手画一幅，当然难看到死。不知道凯尔希会作何感想，他知道自己的办公室有凯尔希的隐秘摄像头。

但博士还是该工作时就工作，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工资，因为自己帮罗德岛重整旗鼓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去问可露希尔，可露希尔说罗德岛的收益就是你的工资，你在外面的花销都是罗德岛报销的。

“给我等等，这岂不说明，每次我从你这里买东西，花的钱不都又入了罗德岛的金库？”

“当然不是！我可是有提成的啊。”

博士从未想过要和人交往，至少和罗德岛上的人交往是不可能的，他从未考虑过，觉得毫无必要。工作也好生活也罢自己全部

一人包办，助理只是帮他按顺序整理文件或跑腿的。亲密的人一个没有，推心置腹的人一个没有，偶尔去食堂吃饭总是坐在人少的角落。话虽如此，但该有的工作关系他还是尽力保持，比如和喀兰贸易的总裁银灰的关系就十分稳定，两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对彼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性情中人的了解。所以罗德岛的干员大部分对博士的印象就是好相处的领导，和阿米娅因为工作说的话最多，同凯尔希只是体检或医疗部有事才说话，说完了公务就再无其他可说。博士的耐心和脾气就在这其中慢慢折磨着，人类的一生多少都是这么过的。

不料某一天他萌生了离开罗德岛的想法，从这里离职，拿点自己该有的利润后递交辞呈，去各国旅游，就像白金一样。想着想着，他的脸上就浮现出期待的微笑。工作的事谁都能做，目前趋于稳定的罗德岛内外安全，干员们的作战经验丰富，自己这个战时领导已经不再必要。这个类似经济管理者的职务找个高学历的就能代替，他是这么觉得的。离开罗德岛的想法让他激动地睡不着觉，小兽乱撞的心痒暂时被剧烈的心跳代替。

他开始将阿米娅设为自己的常驻助理，为了让阿米娅习惯博士的工作内容，他把自己的经验全部倾囊相授。在阿米娅心里，博士和凯尔希医生一直是自己长辈和导师般的存在，她怎么能知道博士这么做是为了有一天自己离开罗德岛呢？她按照博士的指令努力学习，在巴别塔时期，博士就这样教过她许多东西，对她来说这是以往美好记忆的重现。

在把工程部和传媒部门的事务交给阿米娅后，博士亲自去处理关于安塞尔报告的岛上床位不够的问题。博士去找凯尔希，怎么说也该找医疗部的领头人去咨询意见。

可凯尔希很忙，她一连两天忙了七场手术，于是博士只留下信件请她去办公室谈谈。



凯尔希来后，博士给她到了杯咖啡，两人聊着床位问题，博士说，罗德岛发展到这种程度作为一家公司已经到了巅峰，如果要继续发展，那就必须进一步依附于国家力量。同意，凯尔希说，但问题是，无法保证罗德岛和某个国家达成合作后会不会遭受与之敌对国家的针对。

“减少我们在乌萨斯的投入吧，乌萨斯本就和我们处不来，我们在他们眼里也不重要，即使退出也不会影响到我们，我们可以把一直以来在乌萨斯的投入抽出，甚至战略放弃，这么做了问题也不大。”

“很大胆的决定，博士，的确，乌萨斯方面难于进行谈判，他们对待感染者的态度也让我们难以履行职责。那么你的下一步决定是什么，或者说，结束与乌萨斯的关系后，这些剩余资源该调往哪里？”

“萨尔贡，虽然乌萨斯和萨尔贡是军事同盟关系，但碍于萨尔贡政府对王酋帕夏的监管不力，所以我们可以和同盟一样，与哪些地区的领主单独谈判。”

“可他们对感染者的态度也不尽人意。”

“人各有志，提前做好情报工作，找准用户，分析难题，直达病灶。无论如何，上来必须是我们的单方面付出，这样才能让他们认定我们是值得他们投入资源和进一步合作的对象。可能负责这方面的干员要苦一点了。”

出乎预料的，凯尔希很快就同意了博士的看法，她会计划好为数不多的在乌萨斯的站点的离开工作，不久的将来结束与当地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关系。“交给阿米娅就可以了，这孩子最近学得很快，她需要真枪实战的上手。”博士说。

“于我个人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凯尔希说。

“你个人？”博士一惊，凯尔希会有什么私人问题要问他。

“你是依据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的？”

“因为联盟必定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落败，一个政权执行力不牢固，一个又自身重重危机，一旦有任何不对的风头，双方内部的矛盾就会爆发，他们怎么和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和老牌军事帝国相比？乌萨斯现在连东国都打不过了，战斗力可见以落后时代，他的结局可能就是新的政权更替，而萨尔贡则有可能会直接四分五裂，各自为主，所有泰拉国家见此都会来抢块蛋糕吃的。”

“这也是出于你人类历史的经验？”

“不是经验，”博士说，“是照搬下来的，你们泰拉大陆在无趣的重演人类的历史。”

喝酒的时候，博士喜欢独酌独饮。工作交替的很是顺利，顺利到博士的私人时间变多了不少，空闲带来的无聊让他发闷。无聊让他意识到自己是何等孤独，自己犹如被囚禁在无人孤岛。周围海浪汹涌，电闪雷鸣，要不是他有自己些许消遣的爱好，他会被折磨的更深。

他找到可露希尔，详细了解了自他到来后罗德岛的资金运转和收入情况，被问为什么想知道的那么多后，博士回答说是为了日后教给阿米娅管理。

可露希尔直言博士来到后罗德岛经营和前景的可观，并调侃无所不知的凯尔希却没有这样的本事。日后博士根据自己的想法，在离开前取出了一笔相当丰厚的资金作为自己五年多来的工资和奖金。

计划进行的如此顺利，不可能不被别人察觉到。凯尔希注意到博士近来很悠闲，一开始她也以为是博士在教授阿米娅快速成长，但自从博士把部分工作交给阿米娅后自己不再关心，她才感觉博士身上计划，隐藏着什么，她找到博士，直言相问。

自知不可能隐瞒住的博士说了自己的打算，说自己的人生是何等孤独，说自己看够了不断重复的闹剧，受够了不被理解的尴尬，



他说，这只是之前的自己没有察觉罢了。他现在无论如何也要脱离这孤独的墙壁，就算凯尔希要拦住他也没用。凯尔希听完了后只是说：

“你现在情绪表现的方式与你以前有很大不同。”凯尔希顿了一下，“但情绪是相同的。”

没等凯尔希的定论下完，博士就毫无礼貌的先行离开了医务室。从此之后，博士觉得就算是路过，凯尔希也在不怀好意的盯着自己，见她离开才松了口气，随后又担心凯尔希手下 S.W.E.E.P 那无处不在的眼线。博士再次陷入一种情绪——自己试图离开这里的计划被凯尔希破坏而不得不留在这里的恐慌。他开始更加远离凯尔希，每月体检就是找华法琳来办公室也不会踏进医疗部大门半步。随着确信日常生活什么都没有变化，这种恐慌感才得以消退，但对凯尔希的感觉没有改变。

他陷入了多疑的网络，痴迷于心中的幻影，那幻影自然就是普瑞赛斯。奇怪的是，博士对她一无所知，就像初从石棺里出来时的记忆一样。可在博士的记忆里，她是那么娴静美丽，长相使博士对她心驰神往，即便只有一个名字，但博士只要想起她的名字，他就感觉有什么原比心跳维持生命的力量更为强大的，冲击着他的心灵防线，让他完全陷落。

陷落后，他又陷入绝望，他拼命让自己想破头脑也要想起她的事，他想的茶饭不思，夜不能寝，无论什么都没有让他这么用心过，这样强大的执着力对他来说还是初次。渐渐的，他想起她的笑，开心的笑，埋怨的笑，温柔的笑，满足的笑，安慰的苦笑，勉强的笑……每次想起她的笑容都让博士心痛的如遭凌迟。

其后便没有其后，就算是想东西也是会耗费体力的，他累了，他真的想不出来了，

自己的大脑已经被翻来覆去成了一团乱糟糟的房间。就像要在哪个对所有人都失去信任感的时期让他有所执念一样，尽管心不甘，情不愿，但博士已经被南墙碰的头破血流。

在工作和其他时间里，孤独终于化为实体让他寸步难行，再起不能，他可算知道了那从石棺出来以来一直围绕在他身边的那股东西是什么，但至于那是否只命名为孤独，他还无法确定，但博士知道自己的余生将永远无法摆脱它。

他有时在办公室工作会突然停下笔，呆呆的目视前方什么都没有的点，一看就是一个小时。他感觉那里曾有自己熟悉的人站立过，但时过境迁，自己已经记不清了，关于那熟悉的人的身影，体型已经荡然无存，甚至他一度怀疑过自己的感觉是否准确，还是自己的妄想。记忆委实是件奇妙的东西，它总能放大过去的美好，依靠它的玄妙之处，人才能背负过去的重担。

同流明，艾丽妮以及歌蕾蒂娅去伊比利亚时，艾丽妮带博士去逛了伊比利亚的博物馆，她觉得伊比利亚偌大的博物馆一定会引起博士的赞叹。“这不仅是伊比利亚曾经辉煌的证据，也包含上个文明留下的遗址。”“上个文明？”博士问。于是在歌蕾蒂娅处理交涉文案期间，三人在四层楼的博物馆耐心的参观。全是陌生的东西，尽管有艾丽妮和流明在做更加详细的介绍，博士能更全面了解每个展物都拥有何等值得被铭记的历史，但他打心里了无波动，对那两人的讲解博士也有股是他们自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感觉。博士看完了伊比利亚的展区，来到了旧文明展区。

有一个展物急切的吸引了他的眼球，那是一个和伊比利亚旧唱片极其相似的东西，但又和伊比利亚的有所差别。自己是多久没有产生这种热血上头的感觉了？他确信着的就是自己所想的东西吗？他必须亲自确定。



他急切的请求艾丽妮能亲手触碰这个东西，说这非同小可。急不可耐的样子吓了艾丽妮一跳，差点把博士和狂热的深海教徒相其并论。博士恨不得把自己的牙齿咬烂才花高价把这东西从博物馆带到了罗德岛，随后他又从伊比利亚请来高级工程师来清理这东西。

博士目中无人的全力聚焦于这场唱片上，他把伊比利亚的唱片机亲自改装，对改装一窍不通的他只好请工程部来帮忙。狂热的他每天早上起来的比谁都早，就是为了早早的让改装唱片机问世，旷日持久的工作和催工把工程部干员折腾的半死，但好歹完成了任务。作为回报，工程部所有人获得了和博士一起收听这个来自上个文明唱片的资格，他们一排坐好，恭恭敬敬的看着博士小心翼翼的把唱片放上，随后唱片开始转动。

唱片确实经过了岁月的沉淀，微小的乐曲声几乎是挣扎着从唱片机的喇叭里叫出

*Well, since my baby left me
Well, I found a new place to dwell
Well, it's down at the end of Lonely Street
At Heartbreak Hotel
I'll be so lonely baby Well, I'm so lonely
I'll be so lonely, I could die*

他泪眼朦胧，终于完整的把这首歌唱了出来，所有的歌词都从他的嘴唇间信口流出，就连猫王的样子他都回忆了起来。尽管唱片音质还是不可分辨，但那隐约的还是滋润了他的孤独之心，他感到围墙崩塌，外面的空气一股涌入焕发新生。接触到人类时代的造物，博士终于如深海生物第一次见识光明一样知晓了它是如此美丽，纯洁，不可污蔑。他把头埋在腿间无声的哭泣。音乐在他的记忆中，如春回大地的温暖阳光融化了冰川世纪的坚冰，赋予了万物新生的希望。

来。有什么东西在微微触动博士的心弦。那是人的声音，吉他的扫弦。他抓住乐曲的印象，努力跟下去，啾呀学语般模仿着乐曲的调调。唱片两分钟就抬起了起来，博士再次让它播放，听了四遍之后博士才终于能顺着歌的曲调哼了哼。这曲调犹如开山斧在劈开前进的障碍，不断寻觅着解脱的终点。他再次重复播放唱片，寻求解脱的天堂。

博士咬住一个模糊的单词，不断重复着这个模糊的音，从这个模糊里寻找下一个模糊的音。单词当即找出，他需要把模糊的音和哼的调结合起来，他做的不错，模糊的音组成了押韵的顺序，配合调连接了下来。

这是歌曲无疑，但是什么歌曲？既然自己能做到这个程度，那绝对听过，他是知道这首歌的！他继续孜孜不倦的哼着，没有注意自己的泪水已经一股股滚落下来。

他激动地头发竖立——《伤心旅馆》。

自从我的恋人离我而去
我总得找个新地方去留
噢它就在这条寂寞之街的尽头
在那伤心旅馆里
我是如此孤独我是如此孤独
我如此孤独生不如死

他终于可以呼吸到空气，记忆里数千年的历史与世界此刻与他一同哭泣不止，他背负着一个文明的兴衰没落，他流出的是一个世界的眼泪。他在这时，终于与泰拉大陆，这片大地脱离了干系。

眼泪流干后，他发现可露希尔紧紧的握住博士的胳膊，两眼无措。工程部干员已见状离去。她的眼神里充满怜悯。博士双手环绕住她，紧紧拥抱。可露希尔感觉博士的眼泪暖暖的浸湿自己的衣服，如温水柔而温馨。凯尔希翠绿的身影在自己的余光纹丝不动，



她回应着博士，可是她不知道这泪水来自何方，只知道它比自己感受过的所有泪水都更富有重量，无可化解。

那里有他的心。唯独只有博士的心。已经无法糊弄，不可忽视，它以不可能再被污蔑，嘲笑。心并非是碎片，而是光子散落后组成的星星般的光粒子。旧日重现，在泰拉大陆彷徨已久，他终于找寻到了它。

一年零两个月后，博士悄无声息的离开了罗德岛，他的辞呈只有一句话：鉴于我自认为对罗德岛做出的突出贡献，我按适当的比例提取了我应得的劳动成果，再见。他极其幸运的没有被任何人追赶，把辞呈放在办公桌上离开后，他还遇到了阿米娅，对她说下午开会。他想，除了带领罗德岛成为了这片大地不可忽视的企业，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留下的。博士把支票从卡西米尔国家银行里取出来，在卡西米尔游览了一阵后，他的下一站是哥伦比亚。

渐渐的，就连手上这张支票都让他手足无措，他必须找个妥当的方式把它处理掉，本想寄回罗德岛，但担心别有用心者会顺藤摸瓜找到自己，他辗转反侧，日思夜想。罗德岛的回忆与人类时代记忆交织重叠。

直到他在消愁的醉酒后被一个好心的饮料商萨科塔送回了家，他才想到好办法把这张支票丢出自己身外，至于后来自己的财富又翻了倍还是怎么着，都与自己无关了。

他把衣服脱光，躺在地板上，这时，他终于成为这片大地唯一一个人类。 ■

（绘图：LOFTER@Eisen 先生；
本文来自作者投稿）



残垣断壁变成了大湖巫女创破的伤口，愚人金成了女孩摔倒留下的疤。巫女在大湖的遗骸中静静的沉睡，露出白白的骨。

一

以前一次翻垃圾桶时，莫提和我说，哥伦比亚的拓荒者就是这个国家的失败渣滓和无能人渣的大杂烩。“他们贪婪，无能，渴望着奇

迹垂怜改变自己的命运，却又不肯直面自己的平庸和做作……不过是一群鬣狗，哈哈！”

那时的我未曾想到，如今的我们，也成了这群贪婪失败的鬣狗中的一员。

车队一字排开，各式各样的废物渣滓们已经落座。莫提伸手把我拉上车时，阳光从一侧穿刺进车辆，映在前面两排人的背脊上——再往前又是两个背脊，枯燥如同莫提怀里的收音机聒噪的哥伦比亚乡村音乐。他的收音机倒是有些坏，按钮被我和莫提摩挲了一遍又一遍，漆都掉的差不多了——这铁漆下不知名金属在太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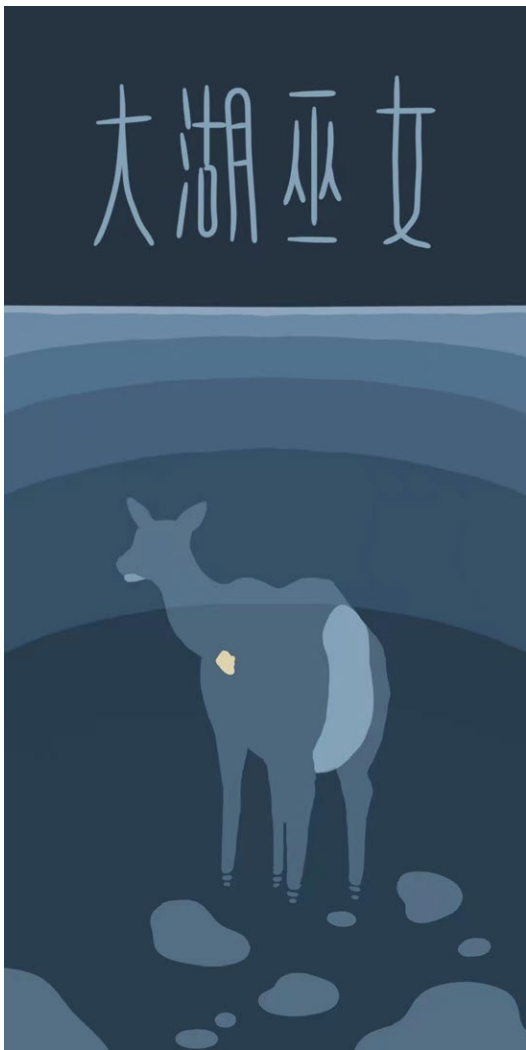
光里闪耀着，刺激我的眼，弄得我心慌。

我也许有几个朋友，大多看不到生活的出路，早一步应大公司的召集，去了西边荒野；还有一些人犯了罪，或是染上矿石病，被政府驱逐为了开拓者，也去了西边荒野。成为开拓者死在荒野上，似乎就是我们这些废物的最终归宿，所以我都有送送他们。如今轮到了我，竟然没有人来送。我已经野狼似的在哥伦比亚的大城镇里转悠了一圈又一圈，到底还是听了莫提的话走向西边——哥伦比亚

◎ 广英和荣耀

的大城镇收入高，开销也高，那所谓的体面世界，终究和我没什么关系。

我虽然孤身一人，到底也是有个名为莫提的朋友。他的出身比我好，落魄的却更惨一些。据说他的双亲似乎是大公司的要员，因为什么唠么子的政治斗争突然就人间蒸发了——于是他在城市的丛林中跌爬滚打。对他亲近是说不上，只能说是有个互相信任的权利。若是没人来送，就当我和他一齐告别过去互相同行，多少也是个聊以自慰。我看着敞篷车队里的人探出头来，和车队外的送行者吵吵嚷嚷，心底就不由得





二

浮现起烦躁。于是我屁股一挪，又坐的更中间了。

公司旗下的拓荒者敞篷车队说长不长，也就个三四十辆排成一字。车头清一色的向着西边，两边的人儿就像是弹簧一样蹦了出来。哥伦比亚是个种族的熔炉，你能在这里看到任何人种。我不由得戚戚——前些天晚上若不是莫提，我早就被前面那辆车副驾驶位上的瓦伊凡人揍成沙虫罐头了。

莫提这小子就坐在我的前面。他半只手插入裤袋，满脸嫌恶的用手肘尝试顶开身边那个大屁股塞拉托人。我把头从他们中间伸过去，他马上就默契的转了过来。

“我们什么时候走？”“不知道。”“我有点饿了，你吃了吗？”“不知道。”

收音机就放在他的膝盖上，吱吱呀呀的放出音乐。我伸手拍收音机的按钮，又拍了一下他的头。

这时敞篷车突然动起来，晃得我一时不稳。我看到莫提弓起身来，用身子护住了收音机：“呆子，哪有你这么拍我的？”气的我赶紧回嘴：“你才是呆子，车开了！”他茫然的眨眨眼，突然意识到车开动起来，便对我露出一个岑岑的笑容，在颠簸中护收音机更紧了。边上那个大屁股的塞拉托人对收音机不感兴趣，也不再挤莫提的位置，于是这节敞篷车变得像是个小哥伦比亚，也算是相安无事。车队最后十几车都是感染者拓荒者，弄得整个车队又像是个不那么小的哥伦比亚，但也算相安无事。

适应了颠簸，我看了一会儿风景，便被无聊和困意挫败了。莫提倒是已经睡着，流着哈喇子靠在那个塞拉托人肩膀上，两人活像是一对跨越禁忌的情侣。我缩了缩，看着他怀里抱着的收音机，逐渐也被疲惫包围。这最后一排后面就是外焊的行李架，于是我靠在行李上，勉强也算是睡着了。

车队开了一个多月，弄得零嘴什么成了奢侈品。车队的领头倒是很客气，每天都给我们发仙人掌干蛋白条——吃起来仿佛在嚼滑板；还有干的和泥巴块一样的驼兽肉干——味道和外形几乎一模一样。

有天那个要揍我的瓦伊凡人在车队修整的时候下了车，挨个儿经过敞篷车：“行行好，谁还有点糖啊！”弄得大家都不做声，慢慢悠悠零零散散回答说没有。有肯定是有的，有的人已经偷偷藏好，也许会在夜半三更的时候在舌头下面埋一块解解馋。我看那瓦伊凡没了糖，就像是被剥离了骨架灵魂的一滩软肉，便把自己最后一块软糖掰了两半分给他。一个月前还趾高气昂挥舞拳头的他差点就跪下来叫我爷，十分滑稽。

当我们到了预定的开拓地，已经花了近两个月。雇佣我们的公司指使我们在这里建设前进基地，为将来建造工厂和试验场做准备。开拓地自然是很美的，有齐腰高的草场还有片湖。湖的对岸就是山崖，拔起来宛如天和水的背景板。不过我们已经没有精力去欣赏，除了几个以前干猎人行当的想去打点野味，其他人各个都扎完营便倒下睡着了。得益于一路上死了不少人，携带的帐篷比原本多出不少。不过尽管如此，拓荒者们还是要几个人挤一个帐篷，我就很幸运的和莫提以及很不幸的和屁股塞拉托住在一起。

第二天那大公司出身的领队就下了分工：有人去研究地形，有人去开拓草场，还有人被勒令去砍树。我和莫提原本擅长的都是打架，讲究的都是如何在哥伦比亚的街头械斗中站到最后，便觉得砍树定然是个力气活。然而这斧足足有六七斤重，光是提上到湖边山崖有林地的地方就燃烧了我们不少脂肪和精力。



在树前，莫提以为是用力就能砍进去，提起斧子就是重重的一抡——斧刃猛然磕在树皮上弹开，反震让莫提一把蹲坐在地。抬头一看，那树只不过多了一道白白的擦痕，晃动的树干就像是在嘲讽我们的不自量力。

我扶起莫提，他不信邪的又抡起斧子尝试。这次他摔得更狠了，以至于块半埋在土里的石头划破他的皮裤。见他那尴尬的样子，我毫不犹豫嘲笑起了他。

嘲笑完，我举起斧子，打算用更大的力气抡下去。莫提看着我的手，不知道是期待斧子没入树干，还是希望斧子弹开，证明我和他半斤八两。就在我扭转手臂打算发力的时候，一个还算好听的女声飘出：“你们是谁？”

我和莫提转头看去，一个样貌还算凑合的埃拉菲亚姑娘从林子中钻了出来。她下半身穿着兽皮裙，上半身披着一层亚麻布衣，衣袖穿过细绳绕一圈脖子固定住。她看着我们手里的斧子，突兀的笑了起来，“你们这是打算砍树？”

我愣住了，莫提倒是反应了过来。“怎么，笑话我们？不是我们没力气，是这里的树皮硬，不好砍！”这下姑娘笑的更大声了：“不好砍？”“不好砍！”

莫提这么说着，示意我用斧子砍下树，给这姑娘演示演示。然而那埃拉菲亚却轻快地跳到我的身边，一把夺过我手里的斧子。她抓斧柄的时候碰到了我的手，吓得我一阵哆嗦，手一松自然也就把斧子送了出去。抓到斧子，她颠了颠又摸摸锋口，露出一声赞叹。反手一转，斧前段就拍了拍树干——这下只是轻轻的试探，树叶微微摇晃。

莫提和我对视一眼，想要开口要回斧子。然而在我们开口之前的一刹，姑娘突然双手一前一后紧握斧柄，腰猛然发力，怔的便扭了个半周圈。一股狠劲儿从她的手臂里突然迸发出来，伴随着臂弯的变化狠狠涌向我们。

埃拉菲亚的身体呼的变成了陀螺，手臂倏忽间削直成一排唰过去——然而斧刃在触碰树皮的刹那突然微微扭动往下一切，一股金属突刺斩裂木料的摩擦声爆裂开来。我和莫提定眼一看，这斧子已经陷入树干四分之一，不由得大受震撼。

埃拉菲亚用一只腿蹬住树干，一用力把斧子拔了出来。她用斧刃稍微削了一下，树干上便呈现出一个由大到小的倒三角凹陷。之后便是她又一次举起斧子，让其轻松写意的没入树干。我发现她后面几斧子并不像第一斧一样用力，却也在几乎没有肌肉的瘦弱肢体上充满力量的美感。

莫提走上前，看着埃拉菲亚，眼神在斧子上飘忽不定，不知道该不该开口。然而此时的埃拉菲亚已经完成了心血来潮的工作，把斧子往地上一丢。她抹了抹手掌，用力一推，大树便向着另一侧倒去，微微弹起，彻底倒下。转过身的她对我们露出微笑，这下我和莫提就相当难堪了。

“敢问姑娘尊姓大名，何方神圣？”最后是莫提咳嗽了一下，先开了口。那埃拉菲亚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又一蹦一跳的回到了丛林深处，消失不见。我和莫提对视一眼，选择接受这份好意，提起斧子削去枝干，扛起原木便下了山。一路上莫提对那姑娘神乎其神的砍树技巧无比崇拜，甚至胡扯到什么砍树的源石技艺，听得我耳根生烦。

三

如果不算昨天大家到达后倒头就睡的夜，今天晚上才是我们这些拓荒者们正式度过的第一个夜晚。那些猎人真的在附近猎到了几只肉兽，此时都剥去皮进了锅。这锅是一些开拓者的妻女在下午时架起的，里面炖了四五个小时的蔬菜锅料，加上肉就是一锅温热的肉糜汤糊糊。我们这些开拓者三三两



两的坐在一起，手里端着碗装着肉汤，一边喝着，一边吹逼聊天打屁——准确的说一开始没人聊天，大家都在大口喝汤。

我和莫提都饿坏了，吃的也不是那么顾及形象。莫提喝完一口汤，突然就没征兆的愣了愣，只是把木碗放在嘴边，喉头一点点的碰撞蠕动。我看他其实是吃的很精细的，缓过来以后便一点点小口小口的含着汤喝。他喝的挺小心，先是吮完上层的油脂，还不过瘾，就用小指头去刮碗壁上的零星油水。吮完油脂之后他满足的长叹一声，便大口吸溜起汤来，若是吃到已经炖成烂泥的蔬菜，他便会屈起嘴巴用舌头将其卷走。汤喝完了，最底下就是些肉——碗里肉不多，也就一两块，算是很多了。我看他把碗一抖，那肉自己活起来蹦到他的嘴里，接着他就嚼了起来，方圆五米之内全是砸吧砸吧的声音。我是知道这肉炖的这么烂，多少也还是有肉丝的，很容易卡到牙槽里——果不其然，莫提一把肉嚼烂吞下就舌头鼓动，想把那牙槽里的肉丝赶出来，片刻后干脆上了手指去嘴巴里抠。我原本是想笑他的，然而却发现自己的牙里也卡了一丝肉末，于是两个人就都毫无形象的伸出手指放在嘴里，相当不雅观。当然，这抠出来的肉末肉丝自然是要自己吃掉的，可不能便宜了别人。

最先开口的是个曾经的强盗。他咕噜咕噜喝完，像是闲聊一样说起吃饭的趣事。他以前在的监狱里关了个酸臭文人，一被打就会像个猪猡一样哼哼起来。监狱情况特殊，有时候吃的会藏在裤裆底带入囚犯区——然而这文人是从不吃的这种裤裆食的，还说什么文人气节的云云。我听得略有生气，一拍碗说：“这（哥伦比亚粗口）不是浪费粮食么？”于是大家的话匣子就这么打开了。

饱汉不知饿汉饥，自然话题是吃的，论“吃”的话题又不知不觉的变成了吃什么有力量。那大屁股的塞拉托人便抢着开口，说

什么“要多吃蛋白质才能有肌肉，有肌肉才能有力量”。莫提听了这话，便反驳了回去，大体是说肌肉和力量没有绝对关系之类的云云，说着，他举了我们今天遇到的那个埃拉菲亚姑娘做例子。塞拉托自当然是不相信的，开口就想骂莫提要面子的骗人精。这时候大公司派来的领队咳嗽了一下，开了口。

“我想比利先生说的应该是真的。”

莫提这下兴奋了，而塞拉托则瞪大眼睛。领队又咳嗽了一下，慢悠悠的喝了口汤：“今天，在你们劳作的时候，我带了几个开车去“拜访”附近的原住民部落。除了通过交涉弄到的一些地形情报和物资，我还听闻了一个大湖巫女的故事。”

他指指湖水：“那些原住民叫这湖为楔罗湖，好像是什么恩赐大湖的意思。以前这湖边的山崖上，还有一个聚落。聚落中一对夫妻因为无力抚养孩子，就把最小的埃拉菲亚女婴抛弃在湖边。但是很快这个部落遭遇了天灾，全都沉到了湖底，唯有那个年幼的埃拉菲亚婴儿活了下来。大湖展现了他的恩赐，喂养给女婴母兽的奶，教会了她在湖边生活。于是这个女孩就成了大湖巫女，意味大湖抚养长大的孩子。”

“这不是野人吗？”一个不认识的菲林在我右手边叫到。后来在这个菲林死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是因为赌输了全部家财，才成为一名拓荒者。

“那个部落的人偶尔会和这位大湖巫女有所接触，据他们说这个巫女会使用我们的语言，能够进行交流。她会用山林中的草药野果和部落换东西，或是同经过此处的游商交易。”

这听着就玄乎，但好像又有点可信。我想了想，偏头问问莫提我们也许见到的就是那位大湖巫女罢？他说八成。于是我又问，不会是我们俩集体幻觉了吧？他说也许。我想他回答的那么不肯定，而这片开拓地也对



我们是未知罢了，于是不肯定和未知算是负负得正，便又放下心来。一会后，我便不再胡思乱想，又和其他人继续其他的话题了。

四

这开拓地的风景美是美丽，却并没有什么用。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每天要干的事情无非就是砍树，划地，开拓。大公司的车队一两个月才来一趟，整的煤油啥的都不够用，于是不点篝火，晚上就得黑灯瞎火的出去，起夜很不方便。除去煤油灯就是吃饭的问题了：那些猎人不是每次都能打到肉的，三十车人的伙食开销往往都是素食。这吃饭的点儿一到大家就往锅跑，恨不得再生两条腿。为什么呢？因为大锅不是炖菜就是清炒，最上层的油花最多。我和莫提跑得快，每次碗里都能漂浮些许油水。那大屁股塞拉托人就不那么幸运了，只能喝到清汤，一来二去他那屁股也瘦了下来。

我和莫提在哥伦比亚的小巷里，经常逮得住垃圾桶边的老鼠——不是为了吃，只是为了玩儿。这哥伦比亚可不比开拓地，那里的垃圾桶里只有食物，哪里像大公司说的“这西边遍地希望，前途无量”？当然，希望没见到，自己的体重倒是搭上去了一磅又一磅。

于是有天我和莫提在山上，便聊起了磨洋工去打点野味开开熏的主意——我们连机敏的老鼠都打得到，还挣不到这山崖上的野味？两个人把干活工具往树下一埋，便兴冲冲的钻进林地。

然而这山地却不是大城镇的小巷，这里的野兽也不似哥伦比亚的老鼠。我们两个汉子大开大合，踩得落叶沙沙作响。看到远处的一条沙虫，像是储备粮似的，不争气的口水便从我俩嘴角落了下来。然而走上两步，那沙虫听到声响便滋溜一下钻地里跑掉了，气得我直跺脚。

越过崖边的沟子，就是树林的更深处。几只壮硕的叫不上名字的肉兽前前后后跑来跑去，弄的我们流口水。要是那几个猎人来肯定有办法——然而我们俩混混打架内行打猎外行，也就只能看着肉兽们嘲讽似的对我们哼哼几声扬长而去。这下士气算是跌倒谷底，莫提头垂到地上一脸灰心丧气。我拍拍他的肩膀以作安慰，这时便听到头顶传来嗤嗤的笑声。

莫提和我仰起头，就看到那位大湖巫女坐在我们头顶的树杈上捂着嘴偷笑，这弄得莫提相当难堪。我拉了拉莫提，他也意识到我们确实出了丑，于是愤怒散去又是垂头丧气了。那巫女倒是轻轻一跳，让埃拉非亚的足蹄落在我们面前。她止住了笑，问道：“饿了？”

我和莫提没有回话。

她弯腰在我们面前捡起一块石头，用力往身侧一丢。我当然不知道这丢石头有什么意味，只是在盘算着怎么离开而不丢脸。但莫提却怪叫一声，向着石子儿的方向撒开腿来。我一直手被他牵着，便不由自主的也过去了。几秒钟后我就震惊了——那石块儿压在地上，擒着一只反复扭动的沙虫。沙虫的尾巴被压住，一节一节的身体反复尝试蠕动却又无果，只能可怜的定在地上。

莫提兴奋地尖啸一声，跳上前就要抓起这肥美的一整条肉。然而那巫女轻快的跳到莫提边上，抬脚踢掉了那石块。沙虫蠕动着转过莫提的手掌，一下子便遛弯儿冲到了远方，钻到土里不见了。

“扔石子的时候还没有注意到，这母沙虫还没产下崽来呢。”野丫头笑着和我们解释道，“再说了，其实沙虫的肉不好吃，干巴巴的，没有油容易吃得胃酸。去湖边吧，我请你们吃点鱼。”

我和莫提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就怔怔地跟着她下了山。没名字的巫女左拐右拐，



步伐灵动随性。她嘴里哼唱着不知名的小曲儿，带领着我们绕在山路中时上时下。我看这一言不发也太过于尴尬，便开口问道：“那个，巫女，你这唱的是什么歌？”

她转过头对我露出灿烂不加掩饰的笑：“这是湖边的虫鸣啊。”我挠挠头听得似懂非懂，莫提则偏头在林地中左顾右盼。这树忽然的就稀疏了，坡度也骤然变大。湖突然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山崖突兀的被抛在身后。巫女调皮的一个转身面对着我们张开双臂，“到啦！”

我们在哥伦比亚未曾见过真正的湖，最大的水池也不过是中心广场的喷泉罢了。营地在湖的另一边，此时和我们遥遥对望。我看那边营地里三三两两活动的人就像是各个小点在移动，不知为何乐上心头。之前打水的时候，我从未认真的打量这湖，此时便细细的打量起来。最初的感觉这湖并不清澈，视线穿过水面几米便模糊不清；然而很快眼睛适应了，湖水便又深邃了起来——表层的浅波是平滑的琉璃，深层便又像是深沉富有韵味的蓝宝石了。我看到莫提也在看湖，眼中逐渐带着一丝震撼，好似这湖是他喜欢的姑娘的明眸宝珠。

“嘿，我来借几条鱼款待朋友们！”巫女突然转过身，张开手臂对着大湖喊道。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一个愣子钻进了湖里，穿过琉璃，没入蓝宝石的深处，便不再被我们的视线所捕捉了。我和莫提对视一眼，一愣一愣，还没有所反应，一条鱼唐突的被抛出水面，摔在我们的脚边。我手比莫提快，先一步抱起了鱼。莫提还没斥责我，第二条鱼就跟着甩了出来。湖面泛起水花，紧接着是第三条，第四条。最后巫女的头从湖里冒了出来，头发上满是水滴：“够吃了吧？”

我们连忙点头，手忙脚乱的一人抱住两条鱼，攥的紧紧地，就怕鱼儿一个蹦跶脱离怀抱又落进湖里。巫女游到岸边，爬上岸来

甩甩头发——那衣服湿透了贴在她的身上，她毫不在意。我赶紧推推莫提，两人窜回山林里捡了些柴火，就在原地架了个火便烤了起来。火焰照在我们脸上，温暖的力量感染起我们嘴角上扬。巫女看到我们笑了，便也合群的微笑起来。她站了起来，古灵精怪吐吐舌头，“那我走啦！”

我赶紧拉拉莫提向巫女道别，然而他的视线却死死锁在烤鱼上不动了。无奈的一回头，巫女已经不见了，便又可惜起来。但烤鱼确实是香，不吃白不吃，于是我和莫提就吃了似乎是这辈子以来最美味的一顿小餐。

我们俩走在山道上，莫提细细的撵着一根鱼刺，满脸满足。我则总是感觉好像哪里不对，忘了什么一样。一问莫提，他也是一问三不知，这疑惑便又了了作罢。

我甩甩衣服，伸手去挠后背，肋骨一根根的动。“比利，你说巫女这样过日子岂不是很洒脱？”莫提也学着我挠挠背：“是的啊。”我放开手：“要是我会那些个抓鱼技巧，我也这么过了。”他这下笑了起来：“不是吧，你能？人家洒脱是洒脱了，但是也没书，没电，没电影啊！老在这个沟里转，多少会无聊罢？”他不说了，用脚趾去抓另一只脚的后脚背，我也就不聊这个话题。

想想莫提说的也有道理，这电油书还有那电影实在是超出我内心标准基准线的玩意儿，能看到用到自然是好的。其实现在的生活也不错，虽然吃不饱但不至于没得吃，床位算是烂的但也是自己的了。但我又突然挺泄气，不知道为什么，心底就是有一种东西在鼓动，毛毛的，搞得我很不舒服。我只觉得也许大概可能是关于活着的什么玩意吧。

但是这想法一下也中断了，因为我俩不知不觉的已经绕回了营地。一抬头，就看到领队在和几个人商讨什么，我们就自觉地凑了上去：“怎么了？”



那领队抱着手臂，双脚不耐烦地打着节拍：“有人说今儿在湖里看到了鱼，就想要下去捞上个一二三只。奈何这湖里的鱼儿似乎是成精了，贼得很！”

看样子是没抓到，这下我和莫提都捂住嘴偷偷笑了起来，就像是几小时前那巫女在树上笑我们一样。这领队看我们笑便更加生烦，挥着手让我们回去还工具。这下我和莫提都笑不出来了，因为我们意识到，那工具还在山崖林地的树下埋着呢。

五

开拓地信号偏僻，便总是有三三两两的人要来找莫提借他那收音机。莫提是很不肯的，但又算是心软，每次都不情不愿的要跟着看看这些人借了怎么用。这些来借的人也无非是听个消息，完事之后把天线一收便还了回去。直到一次，一个佩洛来借，接手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收音机摔在地上——之后莫提就再也不外借这收音机了。

我和莫提的关系好，便经常和他一起盘坐在帐篷里听收音机；那大屁股塞拉托沾了一个营帐的光，便也安安静静的一起听了。外面吵吵闹闹，似乎男人们又在说什么抓鱼的事情——那些猎人们回来脸色一天不如一天，开辟新的食物渠道迫在眉睫。

收音机歇息没有节目的间隙，我们三个大男人在营帐里躲太阳聊天扯屁。那大屁股的塞拉托以前是个部落的勇士，不知怎么的就被人骗到了哥伦比亚——他话说到这里就不愿意再说下去了。我倒是和莫提很熟，便扯的又是一些有的没的。当然，最终话题总是会扯到食物上的，饿人自然有饿人的话题。

收音机的噪音渐渐减小，新的歌曲开始冒出，下一单节目即将轮到，于是我们仨很默契的一齐安静下来。这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呼声，完全掩盖了收音机自

不量力的声音——莫提狠狠地撂上一句他妈的，把头从营帐里探了出来看看了。我问他：“怎么了？”他把头缩回来愤愤的说：“那帮人终于捞上来了一条鱼，现在吼得和哥伦比亚首富得了艾滋一样，妈的，那条鱼还不及巫女捞上来的四分之一大呢！”我点点头深以为然，如今看来巫女的捞鱼技术神乎其神。

倒是那塞拉托人好像被捞鱼声吸引了，说了声自己也想下水试试便出了营帐，这下帐篷里只有我和莫提两个人。收音机似乎也被外面人们的吼声给吓到了，蹦出一串杂音之后，声频又被白噪音填满。我咒骂一声，抬头却看到莫提在对我诡异的笑。

我一阵激灵，“你想干嘛？”莫提突然就伸出手掌，对我摊开掌心。一小块被油皮纸包裹的完完整整的方糖出现在我面前。我有点惊喜：“你小子还有糖？”莫提撇撇嘴：“最后一块了，不是给你的，我打算找个机会给那个巫女尝尝。”听到这糖吃不到，我不由得感到一丝失望，但是想想把这块糖回报给那位大湖巫女似乎也是合情合理，便没有说话，只是看着糖块，喉头不由得鼓动，鼓动了一下，再鼓动一下，营帐里传出清晰地吞咽口水的声音。莫提听着一节一节的鼓动声，自己的说话声也越来越小，喉头亦动了起来。我们什么话也没说，一起看着他手心里的糖块，只有两个吞咽口水的声音如同心跳一般，此起彼伏。

“……或者我们俩先吃？”不知多久后，莫提悄悄地说。我赶紧咽下口水：“你不是说要给巫女的吗？”他连忙哦哦了两声，把糖块往口袋里一塞，我们便心照不宣的不再提这事情了。

营帐里面刚刚彻底安静下来，营帐外又爆发出了一阵喊叫。只是这次声浪的情绪不是什么兴奋和喜悦，而是恐惧和畏惧。我感到一丝不对劲，连忙拉起莫提。他顺手用被子把收音机盖住，我们一前一后离开帐篷。



外面的湖边堆满了人，大呼小叫交头接耳喧闹无比。莫提感到一丝不对，伸手去拉了个人问问，接着回头跟我说：“大屁股淹在里面了！”

原来刚才那大屁股塞拉托人和三个人下去捞鱼，第一趟不出所料的什么都没抓到。三个人都说这湖里鱼怕不是成精了，个个都滑的像是泥鳅一样。只有这塞拉托执意要再捞一捞——他说这湖深处没光线，鱼也是瞎子，他在水下视力又不错，也许潜的再深一些就好抓到了罢。几个人拗不过他，便又跟着下去了几个水性好的。这塞拉托确实视力好，就游在最前面，其他几个人则散开来跟在身后。这湖深啊，就像是没底一样，后面几个人就打起了退堂鼓。突然那塞拉托下潜的速度快了起来，就跟疯了一样一个劲儿的往下钻——后面几个人没反应过来，拉也拉不住，就看到这塞拉托直直钻向大湖深处。这几个人的憋气极限到了，只能被迫上浮，自然也就在岸上等待——然而那塞拉托还没有上来。现在众人纷纷揣测，是不是大屁股被水底的水草缠住了，还有没有救之类的云云。

我看他们一筹莫展，就跟着一筹莫展起来——刚才跟下去那几个人，已经是我们百来号人中，水性最好的几个。领队倒是有点焦躁的在原地转圈，和周围的人大声嚷什么，毕竟开拓中死几个人没什么，但因为这点小事被淹死也太滑稽了。那几个刚上来的兀自被人围着，说什么也不愿意再下去，这也能理解，下面深不见底，要是体力不支自己也搭在湖里可就划不来了。

我内心并没有对大屁股有什么特殊的友情情感，最多也就几口油花的交情。看着湖边人头攒动却又毫无行动，觉得也算是合理。就在这时候，隐隐约约的感觉好像太阳被什么遮到了一些，我便抬起头来——似乎有无形的力量在号召，所有人都停下了交谈抬

头——在湖对岸的山崖上，兀自出现了一小点的人影。那点小影从崖头窜出，呼的一下就跳下山崖，向着大湖急速坠去。在她跳下的刹那，数十只羽兽就像是受惊一般从山崖各处飞出，发出一声又一声喊叫。跃落的无声余韵穿过一整个大湖，化为无数黑点和翅膀，撞击在我们的眼球和耳膜，又从另一侧穿出，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大家都呆呆地看着，仿佛因为意外而让精神失去了很多。只有我和莫提看出来，那个人影正是那位大湖巫女埃拉菲亚姑娘。伴随着寒光一闪，湖面溅起水花，所有人的视线又凝聚在大湖那溅起的一圈圈涟漪上了。涟漪之后就是寂静，万分的寂静，仿佛整个世界都一起屏住了呼吸。

紧接着，湖面颤抖，岸边人们的后脑也不由自主硬了起来。仿佛等待了一个整世界的毁灭和新生，巫女突然从湖里冒了出来，大口大口的喘气。她背上背着个人，正是那大屁股塞拉托。在震惊中，她拖曳着塞拉托向着岸边游来，在湖面划破出一连串的波澜。岸边的人默默让步，让托着壮汉的瘦小无力的埃拉菲亚顺利上岸。

巫女抓着塞拉托，在岸上走了几步，就晃了晃。我连忙想要上前去扶她，然而前面一个个人就像是站立了一样杵在原地，一动不动。我尝试推开前面的人，却发现使不上力。莫提就在我边上，此刻也一动不动的，就像是中邪了一样。湖边的人群安静的可怕，唯一的声只有埃拉菲亚的脚步。

她又走出几步，气息入不敷出，一把跪倒在地。我终于推开前面的人，跑到她的身前。人群有一点点喧嚣，又安静下来又喧嚣，最后变成了一种视线的凝视。我扶起埃拉菲亚，连忙把自己的风衣披在她的身上，人群还是没有动，只是视线如同矛一般钉了过来，越过了巫女和我，死死地扎在我们身后的塞拉托人身上。我微微发愣，偏过头看向那塞



拉托人——他脸色铁青，已经死去，表情却又狰狞的带着一种渴望。接着我看到了他的手，青筋毕露的手臂硬的似是石头，手掌却又像是枯枝，死死地握着一块金，一整块粗黄金。

六

巫女缩在营帐里，身上裹了块毯子，抖得像是一只受惊的鸳鸯。我去要了一只油灯，放在她身前便出了营帐，去找莫提了。

莫提和领队几个人就站在湖边，脚边就是塞拉托人的尸体。那块粗黄金被这个塞拉托人紧紧攥在手心，掰开他僵硬的手指废了好大一番力气。现在黄金被领队拿着，这个背后站着大公司的男人正比划着双手跟其他人解释什么。莫提因为有收音机，勉强也算是个有威望的小头目，便也参与进来了。我站在他们后面，听着他们吵来吵去。

“这件事情必须有公司的参与！”“我们应该怎么划分……”“是直接拿到黄金，或者我们拥有开发股份？”“肯定要先想办法弄到更多的黄金。”“这湖是个阻碍……”声音一波一韵一起浪，相互碰撞冲突又重合。脚边那塞拉托人的尸体怔怔的望着天，仿佛没了期望又像是抱满了希望。不过却没人看他，男人们还是在使用言语的矛和盾相互交战碾压。

“这件事情肯定需要公司参与！”领队再次重复，声音大的一时压过了所有人。我趁着众人沉默的片刻，上前拉拉莫提的衣袖。莫提没有管我，眼睛直直的盯着领队手里的黄金：“最重要的当务之急不应该是弄清楚，湖底下有多少黄金吗？而且公司介入了，我们又怎能分到几杯羹呢？”他难得的用了大嗓门。我再次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才终于把头转过来，“呆子？怎么了？”我摸摸手，“趁现在把糖给巫女吧。”

这时候领队又喊起来：“怎么弄？”于是莫提一边把头转回去大喊：“领队！联系个你信得过的公司领导，偷偷弄几台大功率抽水机，把水放出去，我们自己分！”一边伸手在裤子口袋里摸索起来。他抓出包着糖块的牛皮纸，眼神还盯着那领队手中的粗黄金。我把掌心向上摊开，等待着他把糖放到手中。他的手摇了摇，突然像是抽筋了一样抽搐了一下，晃动在空中寻找我的掌心。“你到底给不给啊。”我不满的斥责道。他这才转过头，啪嗒一下稳稳地把糖块扣到我的手里。接着头又转了回去，去和领队继续争辩了。

我接过糖块，正打算回身，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了一个弱弱的女人声音：“不能抽水”。转过头，是大湖的巫女站在我身后。她身上还披着那块毯子，寒冷冻得有些脸色苍白，埃拉菲亚的耳朵微微抖动，似乎有水滴滴落。其他几个人都看了过来，于是她又慢慢的说到：“不能抽水。”

“不能抽水？”莫提转过身，看着巫女，“抽水怎么了么？”

巫女不说话，只是因为寒冷发着抖。她的头微微扬起，眼神碰撞在莫提的眼皮上，一整个脸都是紧的。莫提并不知道巫女的意味，只当这巫女也想从黄金之湖中分一杯羹，便有些随意的问道：“巫女，暖和了？你对这湖熟悉，你说，这水从什么地方开始抽呢？”巫女不说话，嘴闭成了一条线，眼神又凄凄切切的越过了莫提，落在了他身后的大湖上。莫提自讨个没趣，转过身招呼其他人：“先生们，我们继续吧。”

这时候巫女突然说话：“可以抽这里。”于是一众人又转过头来，看到了埃拉菲亚隔着毛毯戳了戳自己的胸口。莫提没看懂，满脸写着疑惑：“抽哪里？”巫女便收了手又伸出，指指自己的脑袋，说道：“也可以抽这里。”

这下我们都看懂了，身体拔凉拔凉，沉寂的正午阳光如同冰窖里灯泡的打光一般。



那莫提一时间愣着，张张嘴却说不出话，就像是在街头斗殴中被戳了十几刀似的。巫女说完，在一片寂静之中，逐渐不再发抖。她默默地解下身上的毛毯，很耐心的折叠好，放在愣住了的我的手上，接着便转身背对着我们沿着湖走了起来。我们看着她的背影，一种很古的感觉浮起，说不清道不明。她走着走着，便又变成了小跑；小跑后是大跨步，最后变成了饱含着悲伤和失落的狂奔。她的步伐还是那么轻巧灵活，背影渐行渐远。

男人们一时沉默，也不知持续了多久。最后先是有人抖了抖，接着大家又一一夺回了身体的控制权。莫提叹了口气：“什么嘛。”便转过身去，男人们又热火朝天的探讨起来。我低下头，发现被牛皮纸包裹的糖已经被我攢到了变形。

七

领队给领导派了通讯，已经得到了回复。公司几位相当重视这片金矿，偷偷派了几个专家连带着十五台大功率水泵在路上。这些金贵的人，物资源搭着飞行器，来的路途远远比我们当初坐的敞篷车要舒服得多，也快得多。

那塞拉托人淹死的一大好处就是，我和莫提两个人的营帐空间一下子大了不少。我睡不着便爬了起来，一低头就看到莫提还抱着他那收音机流着哈喇子。收音机里满是白噪音，弄得我心神不宁，便想伸手拍拍那按钮把它关掉。然而这莫提却抱得紧了，嘴里还嘟囔起来黄金之类的内容。好吧，那我不打扰他的美梦，自己拉开帐篷垂布走了出去。

外面的风挺大，吹着远处没被开拓的地方，齐腰高的草微微摇曳。我走了两步，不由得又走到了湖边——没了日光照拂，琉璃层被打磨消失殆尽，整片湖变成了一整块断面光滑的黑色玛瑙。看着玛瑙的切面，我不

由得有一种错觉，突然的眼睛就迷离了，欲望变得有的远，有的近，思绪中平时无比崇敬的他乡王贵都在瞠目结舌，倒是些死者密密麻麻的爬了起来——有来路上因为发病被扔下车的感染者，也有数年前在哥伦比亚巷口被我一刀切掉内脏的倒霉蛋，当然还有刚刚死去的大屁股塞拉托人。这些死者们起起落落，马马虎虎的摇曳列队，哑了喉咙，失了怨恨，慢慢的移动起来，在玛瑙的另一端和我遥遥相望。忽然视角又变了，莫提在翻垃圾桶，而我在给他望风；忽的又变成了那个瓦伊凡人，正卑微的挨着车求糖。

视角变了回来，湖又在我的面前。月光轻轻地撒，我落下了点点冷汗。这时候背后突然传来女人的声音：“你说，黄金真的很重要吗？”于是回过头，看到巫女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我的身后。埃拉菲亚的脸上洒满月光，眼角又挂着一滴东西，像是坐着却又身躯软了下来，最终变成什么东西支撑着勉强站立。我头脑有点混乱，张嘴却没能发声，只是喉咙嘶嘶的响。慢慢的，嘴张开，又闭上了，又张开，“啊啊”了片刻才说出来：“是重要。”

姑娘走到我的身边，和我一同看着湖面：“我，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这片大湖，你们说你们来自哥伦比亚，那是个什么地方？”我想想便指正道：“这里也是哥伦比亚的一部分。”她眨眨眼，疲惫伤心的眼睛看着我。于是我接着说：“哥伦比亚很大，离我们很远，离我们很近。我来的地方，就是……”这时候她插嘴：“就是用黄金可以得到一切的地方吗？”这下把我愣住了，头脑昏昏沉沉的思索了片刻，只能点头说道：“是的。”

于是她接着问：“那个哥伦比亚能听到虫鸣吗？”我回答说：“不行。”我说也没有。她像是打了败仗的女将，头垂了下来，看着地，“那么，拿这么多黄金有什



么用呢。”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便说如果有了黄金，在哥伦比亚便可以买到鸟儿，虫儿了。她看向湖面，语气逐渐伤感了起来：“你不是说在哥伦比亚，听不到虫鸣鸟鸣吗？”这下我便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支支吾吾，就和她一起看向湖面。

湖面波澜，反而一切没有那么均匀，世道和规矩突然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埃拉菲亚慢慢的靠了过来，头搭在我的肩膀上，接着便是身子逐渐倚靠上来。我小心的扶住她，感觉到她确实越发的无力虚弱，好似我们要做的行为真的在抽她的血肉骨髓一般，突然一种冲动就涌了上来。我脱口而出：“巫女，抽了湖，有了黄金，就跟我走吧。我带你去哥伦比亚，我们一起见证一下真正的哥伦比亚。”

她依旧看着湖，呆呆地盯着，似乎没有听到耳边的话语，可是喉咙里却有了响声。她的身子逐渐抖动起立，又比刚才更疲软了，无力的靠在我的手臂上。伴随着喉咙，她的脖子挣了一下，仍然没有动静。发丝随着微风悬空了，直不了，便在倒影中成了大湖的又一件收藏品。

她没有回答，我便也不再追问。突然我意识到那块糖块还放在营帐里，便想要站起来去取，却又被身边的人无形的制止住了。结果就是，我一动不动，感受着她的温度，默默地和她一起看向大湖。月光下，我看到我们的倒影，随即又被风吹起的微微波澜搅的模糊不清。波澜散去后我又一次面对倒影，看到那倒影心中的一整个哥伦比亚；以及她心中的又一个深不见底的楔罗大湖。

八

原本说是一周，然而公司领导似乎着急得很，那些专家和水泵像是魔术一样只用了个五天就出现在开拓地。专家想要看看那粗

金，领队却已经将其视为己物，死也不肯放手。接着不需要一天，十五台雷神工业的大功率水泵水管已经一节一节插入大湖。这五天里开拓什么的都无关紧要了，所有人的话题只有一样东西——黄金。但我是没有再见到巫女，她仿佛彻底消失了一般。

抽水机启动的时候，领队拿了个喇叭，发表了讲话。我听得耳朵根烦，就看着水面。一开始只是点点咕噜的响动，接着有什么撞到水管壁，粘液撕碎和流水的声音越发响亮。又有一台抽水机被启动了，于是地皮跟着一起抖动起来，就像是地震。此时太阳刚刚升起，托起一片亮亮的天际。风一吹，水面波涛涌动，水下波涛涌动，让我看那水越是抽，大湖深处的黑水便越是黑了起来，仿佛在战栗。

抽水机们轰轰作响，逐渐又有空泡炸裂的声音。白色的激流刺破苍蓝的眼，湛蓝的波纹逃离苍白的轨迹，最终却都只能在轰隆隆声中溅起又凝聚落入黑黑的水管洞口。突然我听到那大湖的悲鸣，神秘深邃的老人的脑浆正在被我们一点点抽出，起落又起落的万千声响最终归于平静，只有逐渐降低的水位一点点哀诉着暴行。

领队还在讲话，然而我却突然就不那么在意了。在他背后，我看到那大湖对岸高高的山崖上，突兀的矗立起了一个人影——不大，但是却失去了轻巧灵动，反而带着一种徒留的悲伤。于是我心一惊，眨眨眼反复确认，那确实是有个人影。便赶紧推开四周的人，向着那片山崖跑去了。

跑过草场，穿过林地，登上山崖，时间突然对我失去了意义。我只知道当我登顶的时候，太阳已经挂在了晴空正中。我看到了她，五天前她就是从这里一跃而下，捞起了塞拉托的尸体。现在的她孤独的站立着，晃悠悠，仿佛天地间突然就没了什么值得挽留的。一阵风吹来，她的头发被撩起泼洒飞



扬，仿佛要牵动她全身摔倒在地。我连忙上去扶她，慌慌忙忙。手摸上去，她的后背软软硬硬，似乎有千斤重但又轻不即两。

水还在抽着，我看着大湖的孩子，巫女看着城市的血脉。一种痛楚不知为何爬上心头——这五天不见，她干枯了许多。原本轻巧灵动的埃拉菲亚一去不返，只残留一双茫然失去焦点的眼睛看看我，又看看哀嚎的大湖。我突然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只好和她一同静静的立。何无忧愁？何无悲戚？现在只有堆砌而成的沉寂。我轻轻地帮她把发丝捋细，小心的一点点顺在她的肩膀上。她的眼神有一点点亮了起来，像是复燃的死灰，但又随着点点闪光再次黯淡。接着她转过脖子，对我点点头，痴痴地，再无笑声，于是默默也了无了意义。

“我们……”我开口了，还没说完，大湖巫女突然将一根手指放在我的嘴唇上。“我想回家了。”她说。

我突然感觉不妙，却听到她再次对我笑了笑，仿佛曾经的轻快和活泼又回到了身上。“你啊，为什么你的哥伦比亚，就容不下我的楔罗大湖呢？”

这话调皮轻快，就像是最初见面她坏笑着问我们：你们这是打算砍树？然而我心底的不妙一下子达到了顶峰，突然就要伸手抱紧她。灵动和轻快确实回来了，她便优雅的轻轻推开我的臂弯，像是舞者一样转过身在山崖的边缘，对着我最后一笑。接着，她背向大湖，双脚轻跳蹿跃，一下子腾飞而起。我怔住了，傻傻的看着巫女在空中划出自己的弧度——我只记得她还在滞空时确实还在笑的，接着就自己折断了自己的双翼，毫无防备的后背向下坠向楔罗大湖。

我反应了过来，突兀的跪下。我突然发现她还没有名字，也许只是我不知道她的名字，结果喉咙中也只吞吐出巫女几个字罢了。倒是那楔罗大湖上划出了一道彩虹，就像是

即将被榨干的老人贡献出了自己的最后一点力气，为它的儿女写上一个属于大湖的句号。不过，随着水抽着，那彩虹也就消失不见了。

我愣愣的跪着，耳边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下面，领队还在聒噪，反反复复的强调什么。我刚想站起来，风就把他的话吹到了我的耳边：“我们是希望。”

九

傍晚的时候，大湖终于要见底了。这下湖边围起人来里里外外。我却是失去了魂魄，自己坐在营帐里，什么话也没说。

没有人看到巫女的坠崖，所有人都在盯着湖底期待下一秒能够暴露出粗金的金脉。我已经没了念想，便也没了兴致。这时候外面传来了一阵铺天盖地的响动，人声和脚步沸腾起来。莫提跑了过来，扶起我跟着出了营帐。

水被排干了，那大湖底下的淤泥和尘土中，隐隐约约确实埋着什么——但是不是黄金，而是已经被泡的腐朽不堪的残垣断壁和碎裂的骨片。人们已经冲下了河岸，难以置信的看着狼藉腐败的河床下属于过去的部落残骸。不过很快，有人弯下腰挖起了淤泥，便又兴奋的叫喊——接着人们又向着那边汇聚而去了。只有我呆呆地愣着，看着这些埋在淤泥中的属于过去的阴影。巫女回家了，也许我应该庆幸，但是悲伤的泉涌却又凿在我的心间。一块哥伦比亚生产的糖块消融在了楔罗大湖。

他们好像挖出了金脉，兴奋就如同宇宙有箭飞来，扎在每个人的心底。但接着又是吵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只是看着湖底的残垣断壁，想着那个传说，无心去管他们了。于是他们吵着吵着，声音又更大了起来。忽然有人非常大声的叫喊什么，但是我没有听清。我看着湖底的遗骸们，仿佛真的看到

了他们——离开了湖水的庇佑，他们在慢慢的升起，纠缠成一团，飞向天空。忽然的有一个脱离了群体，却又自己回来了。纠缠的灵魂们安安静静上升了个百来米，突然打了个团，被停滞住了——天不留他们，地不留他们，只有大湖留他们。

莫提突然从后面握住我的手：“他妈的，呆子，走吧，没什么有意思的了。”我便支支吾吾了两声，仍然看着天空中那些不知所措的灵魂。他牵着我，逐渐的恼怒起来：“去他妈的吧，这些都是他妈的愚人金！都怪那个傻逼领队，把自己那块傻逼金子藏起来，不愿意给专家看看。老子他妈白期待了！”

我还是支支吾吾，嗯呐嗯呐的敷衍，眼睛越过空中的灵魂团们看向山崖——那边似乎又有一小个人影。一擦眼睛，原来只是眼拙。这便是让失望又击垮了我的四肢，让我一下子瘫倒在地上。莫提连忙把我扶起来，连连安慰我没事的，机会有的。但我其实没有听进去他说的话，我只是在想，为什么我的哥伦比亚容不下她的楔罗大湖，想着想着便没了头绪，没了头绪便无所适从。此时我们已经走回了岸上，那空中的灵魂们还在那里，我便低下头，看着河床。残垣断壁变成了大湖巫女创破的伤口，愚人金成了女孩摔倒留下的疤。巫女在大湖的遗骸中静静的沉睡，露出白白的骨。 ■

(绘图：亲爱的树鸮、阿爻；
本文首发于泰拉通讯枢纽)





金色的天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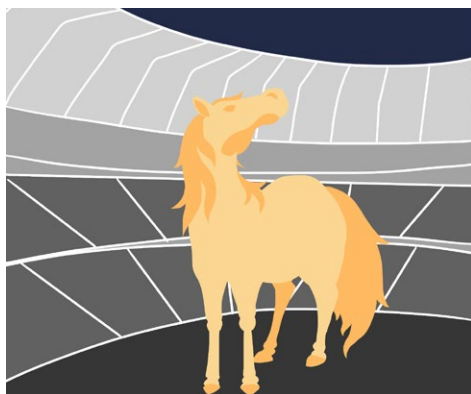
*本章改编自Disney《长发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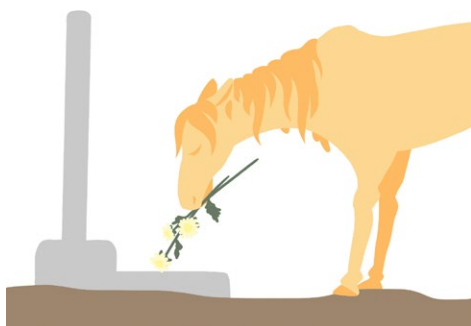
◎ 亲爱的树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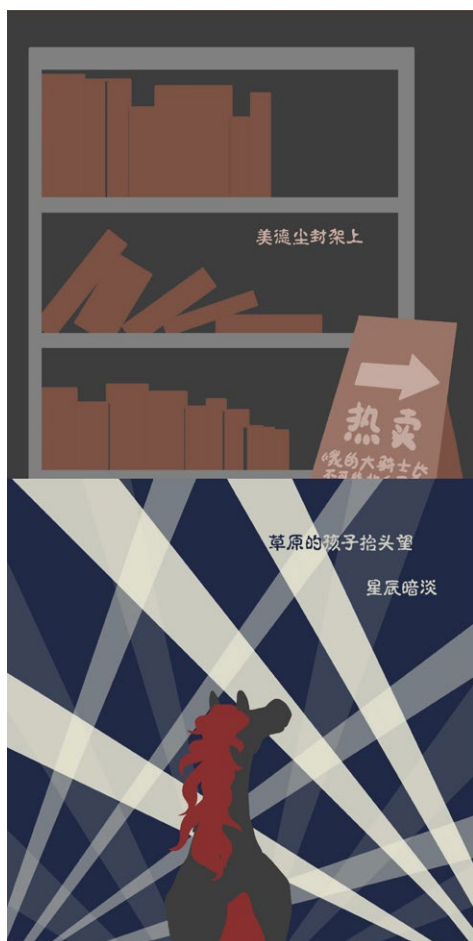


金色的光照不进后头心肠



荣耀埋进土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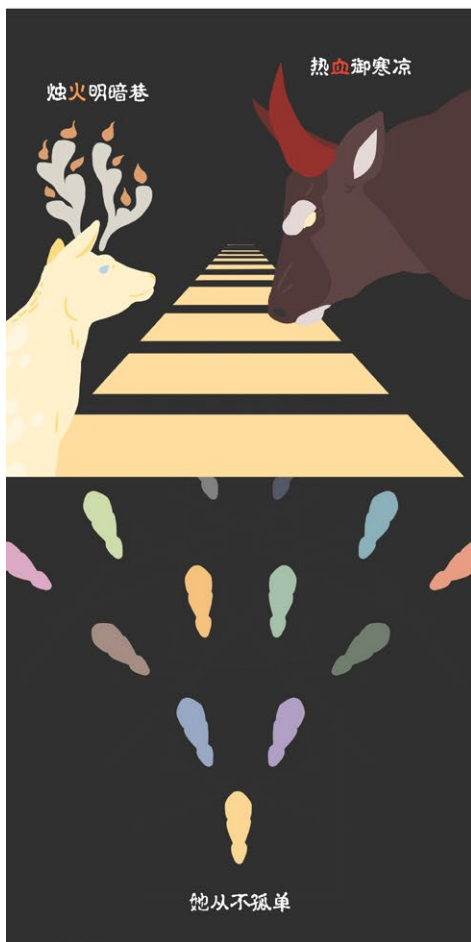




金色的天马 离开队列



跃出画框





金色的天马 送别亲友 回到故乡



道路漫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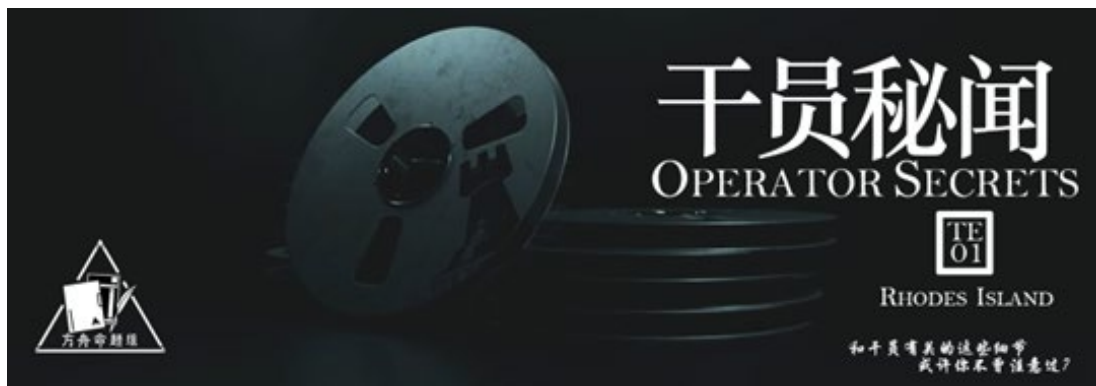
大地辽阔



她向着太阳

用脚步丈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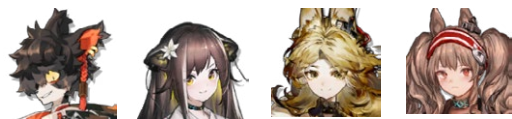
各位博士大家好，这里是方舟命题组！这是博士水平测试与大家的第一次见面，希望大家喜欢。本栏目主要通过单项选择题的方式来考察博士们对《明日方舟》中各种知识的理解和熟悉程度。如你所见，本期题目的主题是“干员秘闻”。祝各位玩得愉快！

【1】有一些近卫干员不是术战者，但仍可以通过天赋或技能造成法术伤害。以下近卫干员中仅靠自身不能造成法术伤害的是



A. 布洛卡 B. 棘刺 C. 暴行 D. 宴

【2】“爱猫猫协会”正在招收会员，有意者可到干员夜烟处报到。请问以下哪一位干员的种族不是菲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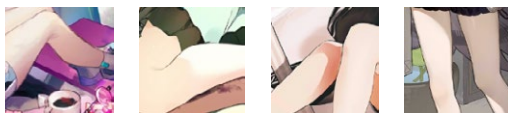
A B C D

【3】有些奇怪的图标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直观。以下四项技能和干员的职业对应关系正确的一项是



A. 术师 B. 先锋 C. 近卫 D. 医疗

【4】以下立绘截取部分和干员代号的对应关系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绮良 B. 波登可 C. 斯卡蒂 D. 桑葚

【5】我们总调侃阿消和杜林很矮，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有一名干员由于特殊原因没有登记身高，这名干员是



A B C D



【6】一般来说，干员的真实姓名和代号是不相同的。请问以下哪一个选项不是罗德岛上的干员？

- A. 泰特斯·白杨 B. 简·薇洛
C. 马特洪·耶克 D. 阿黛尔·瑙曼

【7】医疗干员通常都具有“治疗”标签，但还有一些医疗干员拥有其他标签。以下匹配关系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濯尘芙蓉——输出 B. 微风——支援
C. 凯尔希——召唤 D. 华法琳——支援

【8】“我吃两碗”是一个永不过时的名梗。请问老鲤在“将进酒”中吃的是两碗什么？

- A. 臊子面
B. 烂肉面
C. 酸汤面
D. 东方馅挂炒饭

【9】关爱空巢三星干员，从你我做起。以下关于三星干员的天赋，说法错误的一项是

- A. 翎羽的天赋是使其攻击力和攻速提升
B. 月见夜和克洛丝的天赋描述完全一致
C. 史都华德的天赋会让他优先攻击防御力最高的敌人
D. 梓兰的天赋不会提升其攻击力

【10】干员的立绘中往往会出现背后灵和其他有趣的东西。考虑所有时装和精英二立绘，以下干员的立绘中没有无人机的是



A

B

C

D

【11】在干员烈夏的故事集中曾提到，坚雷构筑的零食网络覆盖全罗德岛，但是为了防止被发现，一般只会通过熟人拿货。猎蜂一般选择的取货对象是

- A. 玫兰莎 B. 调香师
C. 夜烟 D. 慕斯

【12】由于拉特兰人独特的审美，菲亚梅塔拥有很多任务代号。以下哪一个不是她的代号？

- A. 苦难陈述者 B. 神选之子
C. 秘藏守望者 D. 黏性超人

【13】除了特种干员之外，还有很多干员可以通过攻击使敌人产生位移。以下哪一位干员无法做到这一点？



A. 燧石

B. 野鬃

C. 早露

D. 莫斯提马



扫一扫查看本期答案



征稿启事

《回归线》(Another End of Terra) 是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与泰拉通讯枢纽联手制作的《明日方舟》同人电子杂志。

我们欢迎各种类型的投稿，包括但不限于：

- + 短篇小说（2500 字以内）
- + 中篇、长篇小说（字数不限）
- + 插画、漫画
- + 其他《明日方舟》相关的图文作品

如果您有相关作品，欢迎您通过我们的邮箱：TCA-doc@163.com 进行投稿。投稿前，请先阅读《回归线》投稿指南，并按指南中的要求进行投稿。

另外，《回归线》因发展需要，现面向所有读者招募制作组成员，岗位和工作内容如下：

1. 杂志设计（1名）：根据每期杂志的内容，对杂志的板块进行规划设计；
2. 排版（1名）：使用 InDesign 软件对当期杂志内容进行排版。
3. 视频制作（1名）：根据需要，将编辑部取得的音视频及文字素材制作为视频。要求必须掌握至少一种视频剪辑软件，会使用 AE 等动效制作软件，能自行制作特效者更佳。

请有意愿加入的读者将您的称呼，联系方式和想要加入的岗位发送至[邮箱](#)，并附上您之前所制作的作品（如果有）。

感谢广大读者与创作者的支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